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歷代通略卷三

詳校官國子監司業臣納麟寶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編修臣沈清藻

謄錄監生臣王家祀

歷代通略卷三

元 陳櫟 撰

宋 東都汴京

宋太祖其聖矣乎趙氏名匡胤在位十七年建隆三乾德五開寶九庚申至丙子壽五十歲陵名永昌後唐明宗天成丙戌即位天成二年焚香祝天願早生聖人為生民主明年丁亥太祖即生生于洛陽夾馬營越三十有四年為宋建隆元年庚申果順天應人為生民主焉

初事周世宗勲望夙著世宗殂少帝立契丹犯邊太祖為殿前都㸃檢督諸軍禦之軍出愛景門日下復有一日黒光久相磨盪軍校苗訓者知天文指謂楚昭輔曰此天命也是夕次陳橋驛將士扣寢門曰諸將無主願策太尉為天子太祖驚起固拒之不可迺誓之曰少帝太后我北面事之公卿大臣皆我比肩之人也汝等毋得陵暴近世帝王初入京城皆縱兵大掠今無得復然衆皆拜天命人心可見也已乃整軍自仁和門入秋毫

嶺南而執劉鋹開寶四年即廣中取江南而執李煜八年江南捷書至上泣曰宇縣分割民受其禍思布聲教以撫安之攻城之際必有横罹鋒刃者是可哀也大哉言乎真仁心形于仁言也待諸降王恩禮備至皆得以牖下終藹軾有言三代以後能一天下者四君漢高祖光武唐太宗宋太祖皆以不嗜殺人得之宋太祖居其一焉信然矣嘗以雪夜幸趙普家論及取太原河東普曰太原當西北二邊使一舉而下邊患我獨當之何不姑留以俟削平諸國彼彈丸

黒子之地將何所逃上深然之故終劉鈞世不加以兵繼元立始征之會暑雨即班師雖未得河東實禹征苗文王伐崇遺意也故諸僭國惟河東未平若吳越則已奉正朔久矣西北二方慮之甚遠北方謂契丹已見前西方謂西夏在唐昔為定難節度使領銀夏綏宥等州元姓拓跋後賜姓李世領之太祖朝李彛興賞貢馬其後光叡繼筠繼捧嗣太宗朝賜姓趙仁宗朝元昊反事並見後置封樁庫積貯金帛期以贖石晉所割地否則戰馬使天假之年則河東平故地復必皆不煩于素其於收靈夏餘事耳開寶八年江南甫平九

年太祖已晏駕壽止五十庸非天乎太祖之善史不勝書一日罷朝不樂或請其故曰爾謂天子為容易耶屬乘快指揮一事而誤故不樂耳后克艱為君難太祖知之矣嘗坐寢殿令洞開諸門皆端直軒豁曰此如我心少有邪曲人皆見之朱文公謂太祖不為文字言語之學而方寸之地正大光明直與堯舜之心合是也即位之初數幸國子監葺先聖祠用孔子遠孫為主簿初在軍中手不釋卷命王昭素講易賞其治世莫如愛民養身莫如寡欲二語書之屏間晚尤好讀書君則曰作宰

相須用讀書人相則曰天下惟道理最大蜀平宮人入掖庭有乾德所鑄鏡問陶穀竇儀對曰偽蜀當有乾德年號太祖嘆曰作宰相須用讀書人○嘗問趙普天下何物最大普對曰天下惟道理最大興以武功而首崇儒學後來濂洛之學直紹洙泗道理大明使學者如生三代前雖乾德丁卯五年五星聚于奎婁天實開文明之祥然扶植斯道之端自太祖肇矣他如悔飲醉嘗曰沈湎于酒何以為人遣宮人放願歸者百五十餘人碎七寶溺器孟昶物服浣濯衣寢殿設青布緑葦簾戒皇女衣翠襦晉王言陛下服用太草草上曰汝不記居甲馬營中昔耶親試舉人詔

百官轉對詔長吏勸農桑贓吏或杖死棄市或配海門島任士人典獄大閱省冗弱斬川班卒妄許者曰士卒犯吾法惟有劍耳諸如此類遽數之不能終開寶癸酉庚申至此十四年周幼主以壽殂為舉哀輟視朝睬前代之酷虐矯誣忠厚至矣至於不以天子私其子尤可尚焉昭憲太后杜氏太祖母之將終也謂太祖曰汝知所以得天下乎正繇柴氏以幼兒主天下羣心不附故耳汝後當傳位汝弟指太宗能立長君社稷之福也上泣曰敢不如太后教後因

論建都曰晉王龍行虎步異日必為太平天子則傳位
太宗固太后之遺教實太祖之真心也太祖之削平僭
亂其英武不能過於漢高光武唐太宗其存心檢身正
家傳位則漢祖唐宗不及之也獨立國之勢定都之宜
則有可言者嘗幸西京洛陽欲留都之曰遷河南未已又
當遷長安晉王切諫上曰吾欲西遷無他欲據山河之
勝而去冗兵循周漢故事以安天下也晉王之言固善
然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殫矣蓋北不得幽薊則兩河不

可都西不得靈夏則關中不可都朱文公語錄曰關中之山皆自蜀漢而來至長安而盡橫山之險乃山之極高處宋自橫山以北盡為西夏所有山河之固與我共之反據高以臨下是以關中不可都也神宗銳欲取橫山蓋得橫山則可據高以臨彼然取橫山之要又在永洛之城故夏人以死爭之不得已因仍都汴恃兵以為彊通漕以為富耳諸將皆歸老宿衛諸州則畧無兵權一兵一財皆朝廷自制之故其始雖足以戢姦雄之變而其終漸無以禦外敵之驕太祖雖以武功開國而文事已開端武畧已微不競立國之勢甚似周魯仁厚之積漸必柔弱理勢然也

太祖朝用相數人范質王溥魏仁浦薛居正沈義倫最專且久莫如趙普外惟一竇儀有學有守太祖屢欲相之普忌其剛直與陶穀等共排之矣普為開國元勲最可稱者謀國謀國最可稱者削平藩鎮之謀與決征河東先後之謀二事也修巳正君無聞焉用人則全非矣開國之初如天地重開不可厚誣以為無人使能博引羣賢以共贊大業豈止如今所觀哉開寶九年十月上不豫召晉王屬以後事而崩宋皇后使召皇子德芳見晉王至遽曰官家吾母子之命託于官家晉王曰共保富

貴無憂也晉王立是為太宗先名匡乂改名光乂太祖同母弟也即位改名炅在位二十二年太平興國八雍熙四端拱二淳化五至道三丙子至丁酉壽五十九歲陵名永熙太宗之立也開寶九年丙子十月至十二月改為太平興國元年踰年改元尚矣何急而不少恐旬月耶親試舉人興國二年曰求才科場中非敢望拔十得五止得一二亦可為致治之具第一人果得吕蒙正後為賢相馬築講武臺大閱甲兵之盛近古所無三館崇文六庫儲書八萬卷策府之文煥乎一變即位之初文事武備兩得之矣陳弘進獻

章泉州二錢俶獻吳越十四州與國三親征河東劉繼元降遂征契丹謀復幽薊攻幽州不下遂班師此行本取晉爾狃于取晉之易而忘取幽薊之難不惟無功反以致寇損威重而輕國勢繇不能蓄力以俟㝷覬覦故也德昭太祖長子從北征軍中嘗夜驚不知上所在有謀立德昭者上聞不悦及歸久不行太原賞德昭言之上大怒曰待汝自為賞未晚也德昭退而自刎夫北征自不利太原則有功矣乃遷怒而不行賞德昭不善韜晦似欲收人心

者太宗銜夜驚之事深疑忌之律以誅心之法謂之太宗殺德昭可也共保富貴之言何如哉繼而德芳亦卒太祖二子盡于此矣契丹入寇輕信賀令圖雄守之言命曹彬等北伐糧盡大敗契丹遂陷深易魏博之北深被其禍上深哀痛下詔寛恤無及已五年初昭憲之命太祖傳太宗可也本欲上復傳之秦王廷美杜后幼子廷美傳之德昭二子繼死廷美始不自安上以傳國事訪趙普普曰太祖已誤陛下豈容再誤于是普復相廷美遂得罪

勒歸私第普又使李符言廷美怨望遂安置房州以憂卒普為開國元勲而為此姦邪傾險以取再相曾不顧太祖之恩義天下之名節矣成太宗之過虧垂統之美普實為之普盖功之首罪之魁也以後諸相如李昉呂蒙正張齊賢呂端俱以賢稱寇準李沆向敏中亦已叅政宋之人才雖盛于景德慶歷後實以培養于此昔矣西夏之事則李繼捧以四州獻賜姓名趙保忠其弟繼遷賜姓名趙保吉叛亂不已終太宗世不能討平盖太宗于西北二邊胥失

之取幽薊失之躁急以結釁于北收靈夏失之姑息以遺患於西繼捧既納土矣不當復以夏臺故地與之授定難節度使賜以銀夏綏宥靜五州使圖繼遷竝賜姓名恩禮過驟適啓其驕叛服不常討伐悠緩復啓其玩使初不輕用其力于北而專用于西豈有是哉然太宗善政嘉言實多可書畿民有詣登聞訴失豬者賜千錢償之曰似此亦為聽決可笑也然推此心以臨天下可無冤民矣三司言市征員官課上曰司計當以至公為心無事刻剝而傷和氣也

作戒諭辭以戒州縣官曰爾俸爾禄民膏民脂下民易
虐上天難欺置侍讀官聽政之暇日閲經史太平御覽
成日讀三卷或恐疲聖躬曰開卷有益不為勞也又曰
朕觀書深夜逎寢凡飲食飽無不昏濁倘四肢無所運
用便復就枕血脉凝滞諸疾必生又曰嗜好不可不謹
符彥卿喜射獵左右爭獻鷹犬因為恣横故知人君當
澹然無欲勿使嗜好形于外則姦邪無自入焉又曰寸
陰可惜苟終日為善百年之間亦無幾耳又謂近臣曰

每見縉紳端雅者常代其父母喜召拜近臣必為擇良
日欲以保終吉閭里閒每旦祝天子萬歳次則大臣眉
壽朕與卿等安得不日思善事以副億兆之禱耶皆名
言也宴羣臣于後苑賞花釣魚遂為故事太祖世進士
不過三十人諸科五十人太宗臨御幾二紀登第近萬
人文華寖昌武功少競已見于此矣又有一失以宦者
統兵是也李順亂蜀命王繼恩平之是襲唐中葉之失
而開宣和童貫譚積之端也大闕倫紀又有一失太祖

宋后之崩羣臣不成服王禹偁以為言貶滁州太宗薄于倫紀如此德昭廷美之不得其死於此益表見其心矣共保富貴之言又何如哉若夫訓導諸子謹重國本則深可法戒元僖^後^改^名^不^等曰汝生長宮中每著一衣則憫蠶婦每餐一食則念耕夫逆吾者是吾師順吾者是吾賊不可不察也謂近臣曰諸子幼沖未有成人之性僚屬亟擇良士至臺隷等亦自揀擇不欲邪佞在其左右讀書聽講咸有課程立元侃^真^宗^更^名^恒^為皇太子畢士

安李沆兼庶子賓客其選嚴矣上不豫李后與王繼恩忌太子英明謀立楚王元佐上崩后遣繼恩召宰相呂端議所立端使繼恩入閤檢墨詔鎖之閤内使人守之而入曰先帝立太子正為今日豈容更有異論后默然而止太子即位是為真宗端平立殿下不拜請捲簾升殿審視降率羣臣拜呼萬歲太宗之任相託孤呂端之達變任重蓋兩得之嗟夫太宗之約已愛民崇文好學勤政聽諫知人善任如此其於垂後昆則為創業垂統其

於承太祖則為繼體守文可謂兼有之矣使能厚於倫紀待太祖之后與子及秦王廷美歸于忠孝尚何疵焉真宗即位之初名元侃更名恒太宗立為太子在位廿六年咸平六景德四大中祥符九天禧五乾興元戊戌至壬戌壽五十四陵名永定首禁祥瑞有請改舊政者曰先帝賜名之日撫朕背曰名此欲我兒有常德也朕何敢忘觀此初意豈不甚美其於西北二邊也田錫言繼遷不合與夏州飜事姑息似失事機關輔勞擾從此生矣既而果陷靈州中流矢死子德明嗣請降懼討也曹瑋

彬子言不早圖之後必難制尋封西平王雖一時茍安至其子元昊反錫璘之言驗矣契丹入寇上親征至大名傅潛擁兵不進當斬貸之楊瓊繼喪師亦不誅陳貫安陽人上言前日不斬傅潛致此輩畏死不畏法令不嚴其制後當益弛不報宋之武功不競自軍法不嚴始一失於傅潛再失於楊瓊又屢失于張昭王超皆以奔敗不誅仁厚信有餘國勢不期而漸弱矣上之北征也宰相李沆留守輦下清肅咸平二上初即位沆日取四方水旱

盜賊奏之王旦以為細事不足煩上聽沆曰人主少年當使知人間疾苦不然血氣方剛不留意聲色犬馬則土木甲兵禱祠之事作矣吾老不及見此参政他日憂也文靖此意漢魏相遺意也昔方用兵邊奏日聱旦曰安得見太平常優游無事乎沆曰敵國外患適足為警懼異日天下晏然未必高拱無事君其念之此又范文子釋楚為外懼之遺意也沆自言居重位無補惟四方言利害者未嘗一施行聊以此報國耳朝廷防制備具

或狥所請妄有更張所傷多矣此又曹叅客至欲開說飲以醇酒勿聽之遺意也寇準薦丁謂于沆久之不用準問之沆曰才則才矣可使之在人上乎準謂不然沆笑曰他日當思吾言逮至後來沆言皆驗旦準皆名相然以文靖此數言觀之二公之不及也遠矣沆卒畢士安寇準竝相景德元以準好剛用士安重德鎮之未幾澶淵之征獲準剛決之功而內馬鎮靜亦獲士安重德之力蓋兩得之契丹再舉國入寇王欽若叅政請幸金陵陳

堯叟蒼書請幸蜀上問準準曰臣欲得獻策者斬以釁鼓然後北伐天子神武將帥協和親征彼必遁不然出奇以撓其謀堅守以老其衆勞逸之勢我得勝筭矣柰何欲委社稷遠之楚蜀耶陳瓘曰使當時無準天下分為南北久矣嘗契丹母老頗厭兵王繼忠宋將陷虜乘間言和之利契丹以繼忠奏詣莫州上問準準曰如用臣策可數百年無事不然四五十年後戎心又生上曰朕不忍生靈受困不如且聽其和然非懷以至德威以大兵豈

能柔服乃手詔繼忠曹利用往使車駕北征契丹抵澶州大將達蘭中弩死大挫衂駕次澶渡河幸北城登樓諸軍呼萬歲聲聞數十里契丹駭怖和議遂定（許歲遺絹二十萬疋銀十萬兩）尋退師自是不復寇邊和好數世不失是役也以戰為和非以和為和故和可久也既和上待準厚欽若深害之曰陛下以準有社稷功耶城下之盟春秋恥之陛下知博乎陛下寇準之孤注也上愀然準罷相相王旦上心怏怏欽若曰為大功業庶刷此恥問何謂功

業曰封禪是矣封禪得天瑞乃可為前代有以人力為之人主信奉以示天下則與天瑞無異矣上初憚王旦欽若以上意諭之賜酒得珠不復持異焉有大臣而可以貨取手旦不為無罪也明年正月大中祥符元年天書降承天門上拜受大赦改元此蓋合王莽明皇二人而一之者也上先語輔臣某夜見神人星冠絳袍告朕當降天書大中祥符三篇君臣為兒戲事以欺天人祗貽笑千古耳上問待制孫奭以天書對曰天何言哉豈有書也天書再降大內三降泰山遂封泰

山禪社首東封未幾西祀繼之又奉天書如西京祀后土于脽上焉駕次曲阜拜謁孔廟加謚孔子至聖文宣王且于廟立學宋興至是五十年天下州縣有學始此然是昔諸州置天慶觀天下徧有道像亦始此此與漢明臨雍講學之昔即有迎佛天竺之事亦何以異召處士魏野陝人不至或以林逋杭人名聞其卒也有句曰茂陵他日求遺藁猶喜曽無封禪書是昔朝臣自孫奭外有愧于處士者多矣向敏中相欽若樞使丁謂叅政祥符五年

玉清昭應宮成丁謂以夜繼晝七年始成凡三千五百區張詠臨終八年奏不當造宮觀竭天下之財乞斬丁謂以謝天下詠之忠可嘉謂之姦誠可誅也祥符末飛蝗過京城上方御膳蝗勢障日意甚不怡聖體自是不康矯誣上天曽何補哉王旦柄用十八年相十二年至是以疾求去遂罷欽若相欽若曰為王子明故使我作相遅却十年初旦聞李沆言及親見欽若謂所為歎曰李文靖聖人也每有大禮奉天書以行常悒悒不樂上不能格君心次猶能奉身以退猶庶幾焉天禧二年寇

準鎮永安奏天書降乾祐山巡檢使朱能所為迎入内準遂三入相準以大勲重望亦為此可嘆也丁謂讒準準罷再貶雷州李迪丁謂相會食羹汚準鬚叅政丁謂起拂之準曰叅政乃為官長拂鬚耶謂甚慙讒誣之心始此遂因上疾讒準于宮中羣小幾揺東宮太子禎即仁宗上因迪言大悟未幾迪亦罷上崩乾興元年太子禎即位雷允恭官者擅移山陵王曽叅政白太后劉氏真后謂令允恭移皇堂絶地謂罷相貶厓州京師語曰欲得天下寧當㧞眼中丁公論快之王曽相以嗣君即位宜近師儒命孫奭等侍經筵

隻日亦不輟講讀沂公相業首可見于此矣呂中曰真宗景德之前此一時也祥符以後又一時也景德以前之相呂端張齊賢李沆呂蒙正畢士安寇準王旦皆君子而沆之賢為之最祥符以後之相王欽若陳堯叟馬拯丁謂曹利用皆小人而欽若謂之姦邪為之最雖有向敏中李迪二賢相則不踰時而去矣調護兩宮去丁謂之大姦輔天聖仁宗初年之初政猶幸有王曾在也愚按真宗除天書一事外餘多可稱亦守成賢主也寇準有

功社稷貽景德以後十八九年之安平而得以優游于東封西祀者誰實為之欽若奸邪小人只以孤注天瑞兩語下以讒功臣上以蠱君心成眞宗矯誣之大過而虧其守成之全美吁可畏哉仁宗臨御四十一年名禎年十三即位在位四十一年天聖十明道二景祐五寶元三康定二慶歷八皇祐六至和三嘉祐八癸亥至癸卯壽五十四陵名永昭享國最為長久天性最為仁厚即位年十三讀改元詔泣曰不忍遽更先帝號也終喪宴用半樂未始屬目終宴有慼容天聖二仁孝夙成也如此上以幼沖

皇太后劉氏同聽政凡十有二年契丹嘗饑流民及境
上曰皆吾赤子也賑之天聖九太后崩明道二遺詔尊楊太
妃為皇太后仁宗李宸妃生太后子之命楊妃保視仁宗幼呼太后大孃孃小孃孃至是以宮名
呼寶慶太后始有以李宸妃皆已没誕育上躬告者號慟累日
追尊改葬言者多暴垂簾旹事范仲淹司諫言太后保育
聖躬十餘年宜掩小故全大德詔毋得復言垂簾事劉
太后賢明慈愛然欲立劉氏七廟服袞冕大非矣賴臣
僚諫之而能聽也上始親政裁抑僥倖中外大悦初上

立后意在張氏郭后之立太后意也莊憲崩美人尚楊有寵尚語不遜后批其頰誤批上頸宰相呂夷簡贊上廢后仲淹孔道輔極諫夷簡曰廢后亦漢唐故事道輔中丞曰人臣致君堯舜乃以漢唐失德為證耶出道輔仲淹范睦州明道二尚楊益有寵上體為之獘寶慶太后屢言迺命出宮立皇后曹氏彬孫女景祐元夷簡秉政久進者多出其門仲淹入為待制進百官圖指曰如此為序遷如此為不次如此則公如此則私夷簡怒仲淹越職言事薦引朋黨

又罷知饒州余靖校理尹洙校勘以為言皆貶歐陽修乃移書高若訥諫官責其不救仲淹修貶夷陵令以仲淹朋黨榜朝堂戒百官越職言事蔡襄推官遂作四賢一不肖詩四賢仲淹靖洙修不肖若訥夷簡盡逐忠賢顯絶言路其罪大矣寶慶楊太后殂昔上未有嗣后勸選宗子養宫中繇是皇從兄允讓子宗實即英宗幼養后所寶慶之功有三擁育仁宗一也賛去尚楊二也勸立英宗三也且謙謹無過賢矣劉太后有才有功然亦有過寶慶則有功無過眞

宗得劉楊而屬之子良亦知人宋多賢后度越漢唐曹高向孟之賢固也劉楊之賢亦不可没也景祐四既而西夏元昊反自稱大夏皇帝寶元元年寇延州劉平死之夷簡三入相杜衍同知召仲淹與韓琦經畧西事范陝西轉運副之康定元年韓任福違琦節制敗死慶歷元年契丹乘西夏之叛遣使求瓦橋關南地十縣旹富弼忤夷簡夷簡薦弼使契丹弼謂其主宗真曰北朝忘章聖皇帝真宗之德乎澶淵之役從諸將之言爾無遺類矣且通好則主專其利而臣下無所獲

用兵則利歸臣下而主受其禍故北朝臣勸用兵者皆為身謀非為國也今中國精兵百萬北朝用兵能保必勝乎所亡士馬羣臣當之歟人主當之歟宗真悟曰欲得祖宗故地耳弼曰晉以盧龍道賂契丹周世宗伐取關南地皆異代事宋興已九十年若各求異代故地豈北朝之利哉主上命使臣則有辭矣曰朕為祖宗守國必不敢以地與人朕不欲爭地以多殺兩朝赤子當畧增幣以代賦入北欲得故地南豈肯失故地哉弼歸再

使契丹欲誓書入獻字或納字弼峻拒之卒從晏殊議許納字弼爭不能得昔契丹特以虛聲動中國中國方困于西兵夷簡持之不堅卒增金幣二十萬以和弼除翰林學士力辭卒不拜元昊入寇葛懷敏復敗死自劉平任福敗至此賊勢益張然猶守巢穴不敢遠離者以琦仲淹等備禦之嚴牽制之也慶歷三年未幾亦遣使稱臣戢兵以待命矣後元昊死封其子諒祚為夏國王孫沔陝西轉運上言夷簡在中書二十年三冠輔臣有宋得君一人而已以柔而

易制者升為腹心以姦而可使者保為羽翼夷簡以疾辭遂罷相柄國最久斥逐正人收名姦佞庸瑣致西北繹騷桀驁夷簡之過也然能悔悟起仲淹而委任之猶幸其有以補過也夷簡既退遂相章得象晏殊命王素歐陽修蔡襄知諫院余靖為右正言甞謂之四諫官琦仲淹副樞以樞使召夏竦臺諫力攻之代以杜衍甞弼衍琦淹在二府修等為諫官宋之得人于斯為盛石介作慶歷聖德詩有曰衆賢之進如茅斯拔大姦之去

如距斯脫大姦謂竦也竦深恨之造為黨論目衍琦淹修等為黨人修作朋黨論上之終不能救未幾仲淹叅政弼副樞琦宣撫陝西仲淹弼每進見必責以太平開天章閣給筆劄使條奏當世急務仲淹退列十事曰明黜陟抑僥倖謂任子冗濫精貢舉擇官長謂委二府選監司監司舉知州縣均職田厚農桑修武備減徭役覃恩信弼列為二策曰止重命抑僥倖上方信嚮悉用其說以王素等為諸路按察使被按者罪法必得定取士法先策論兼對大義嚴監司選更蔭補法十事之言亦畧施行慶歷四年

仲淹感眷遇以天下為已任與弼日夜謀慮期興太平然規模闊大論者難之及按察使多舉劾人不自安任子恩薄磨勘法密僥倖者不便於是毀謗寖盛朋黨之論滋不可解矣先是介奏記弼責以行伊周事竦使女奴陰習介書改伊周為伊霍且偽作介與弼撰廢立詔草飛語上聞仲淹弼始不自安固請出按邊仲淹宣撫陝西弼安撫河北修亦罷按察知滁州范富既出或奏戒按察苛刻包拯首變天章所條行事矣晏殊罷杜衍相

又以剛愎不學之陳執中爲參政衍多寢內降恩僥倖者不悦集賢校理蘇舜欽衍子壻仲淹所薦也用鬻故紙公錢會客名流多與中丞王拱辰嗾其屬劾舜欽因傾衍仲淹舜欽除名王洙等竝逐拱辰曰吾一舉網盡矣慶歷四年衍相纔百二十日遂罷五年仲淹弼皆罷皇祐四年仲淹卒西北二邊之平繄誰之力邊事寧二人可逐矣自此正人四逐慶歷之治衰焉使仁宗此沓久用韓范富杜于二府而不以一姦庸間之其何以加諸未幾琦得象

亦罷而執中相矣復以詩賦取士轉運罷兼按察皆變仲淹天章所條事也雖文彥博龎籍相皇祐三年然不久皆罷而執中再相矣五年孫朴等交攻執中執中遂再罷至和二年始竝相文彥博富弼馬宣制之日士大夫相慶知并州龎籍過京師上問朕用二相何如籍曰甚副天下望既知二臣而用之當信之堅任之久然後可以責成功若以一人之言進之又以一人之言疑之太平未易猝致也歐陽修亦復翰林學士仁宗用人前盛于慶歷後

盛于至和自此以後琦相修副樞而卒于琦托孤焉嘉祐元正上感風眩不能省事遇事二府議定稱詔行之上之疾也宰臣勸立宗實疾瘳中輟范鎮奏曰天下事有大于此者乎章十九上鬚髮為白并倅司馬光亦言之光後在諫院嘉祐五年力申前言上曰送中書光見琦曰不及今定議異日夜半禁中出片紙以某人為嗣則莫敢違矣琦乘間極言遂降詔以皇兄濮安懿王之子宗實為皇太子賜名曙此事緩半年則大可慮矣僅定而

仁宗上僊天也明年二月上崩皇子即位是為英宗仁宗性至仁厚大辟疑讞歲活千計嘗云朕未嘗詈人以死況敢濫刑嘗夜饑思燒羊恐取索遂為例曰豈可不忍一夕之饑而啟無窮之殺或獻蛤蜊二十八枚枚千錢曰一下筯費二十八千吾不堪也北使言高麗職貢踈今欲加兵謂曰此只王子罪不干百姓事今加兵未必能誅王子且屠戮百姓卒寢其兵其他善政不勝紀廟號仁宗不亦宜乎又好衛崇儒扶植斯道上承一祖二宗之

心下開濂洛道學之懿經筵謂侍臣曰朕盛暑未嘗少倦但恐卿等勞耳詔州縣皆立學定太學生員以孫復石介胡瑗為國子直講王堯臣及第賜中庸篇吕溱及第賜大學篇于戴記中表章此二篇以風厲儒臣是已開四書之端矣考帝平生白璧微瑕其郭后一事乎三句

出廷芳吕中曰仁宗之世諸賢凜凜以西北二方為憂而天下之勢終如倚泰山而坐平原盖宋以仁立國故其勢稍弱以儒為政故其文稍勝所恃以維紀綱者君子

也公論也而君子之聚公論之明莫甚于仁宗之昔天聖之初王曽以身任怨然政在東朝朝廷大勢終有所牽制也明道二年親政之後已胚胎慶厯之盛矣寶元以來朝廷無日不為西北虞西事則韓范之功而夷簡亦為有功北事則富弼之功而夷簡不為無罪自慶厯以來杜富韓范相繼秉政而朋黨之論起然君子之類終勝諸賢論事如爭而下殿不失和氣譬之推車主于必行以輔成一代之治末年皇嗣未定頼諸賢力言之

皆君子終聚公論終明之效也四十二年用相二十三人初十年則王曾為有功後二十年則杜衍文彥博龐籍富弼韓琦皆有功其中十年則夷簡三相功過不相揜也所大可惜者晚欲大用仲淹而仲淹已即世矣因考宋立國之本末自李沆抑四方言利害而不行所以積而為慶歷之緩勢自范仲淹天章閣一疏不盡行所以激而為熙寧之急政仲淹之在慶歷亦猶安石之在熙寧也諸事之行未及一年僥倖者已不悅矣安石上

書于嘉祐變法之蘊亦已畧見嘉祐五年安石為度支判官上書畧曰天下宜大治而未治法度雖多而不合先王也朝廷異昔欲有所施為變革流俗僥倖之人不悅而非之則遂止而不敢為安石所謂欲變而遂止指沮仲淹天章所條也後來安石變法于熙寧皆自此書所陳而充廣之特安石更變之說與仲淹同而意與仲淹異仲淹之志不盡用于慶歷而安石之志乃盡用于熙寧世道升降之機寧不于此三歎焉愚謂仁宗仁厚有餘而明斷堅毅不足用君子多矣而不免参之以小人慶歷用范富韓不力猶幸末年能聚韓富歐馬於朝託以子而夾輔之

也使仁宗之用仲淹能如神宗之用安石尚何惜哉英宗初立而得疾先名宗實改名曙仁宗從兄濮安懿王之第十三子也生四歲養宮中自後立為皇子在位五年治平四甲辰至丁未壽三十七陵名永厚皇太后曹氏垂簾同聽政上舉措失常遇宦者少恩任守忠等譏間兩宮太后對輔臣及之司馬光曰藥石未效亦所宜容詎可責有疾之人以無疾之禮上曰太后待我無恩韓琦曰舜稱大孝惟父母不慈而子孝乃可稱耳恐陛下事太后未至太后豈有不慈者明年疾平琦以十事稟上裁決悉

當琦詣東殿復奏太后稱善琦即請太后撤簾竄守忠正其交搆之罪不動聲色而太后還政姦人屏黜所謂社稷之臣也上自臨御所用皆君子無小人參之首相則琦樞使則富弼叅政則歐陽修趙槩經筵則呂公著劉敞臺諫則司馬光唐介呂誨范純仁呂大防宋用君子之盛惟治平為然蓋慶歷嘉祐涵養作成之功也首詔議崇奉濮安懿王典禮先是司馬光已預言之謂禮為人後者為之子故為所後服斬衰三年而為其父母

齊衰期盖以重其大宗則宜降其小宗也漢哀安桓靈自旁親入繼皆追尊其祖父此不足為孝而適犯義侵亂至是申言之謂宜崇濮王以髙官大國稱皇伯而不名王珪范鎮等議亦同歐陽修謂古無以所生父稱伯者琦奏以議稱皇伯為無稽臺諫皆是珪光議光又言珪等欲奉濮王以禮輔陛下以義也政府欲尊濮王為皇考既考仁宗又考濮王則置仁宗于何地乎使仁宗在御濮王亦萬福當此時命陛下為皇子不知謂濮王

為父乎為伯乎若先帝在則稱伯没則稱父陛下必不為此行也治平元年　吕誨等七奏爭之不從四奏乞免臺職不聽遂劾琦𦳝諛遂非又與純仁大防合奏修首開邪議妄引經據陷主於過舉請下修於大理正琦傅會之罪執政遂請太后下手書尊濮王為皇皇帝稱親治平三年自是公論愈激吕誨謂長君臨御萬機盡出宸斷何必假母后之命以箝公議之口使天下歸怨言于人主今復以移于母后政府雖巧飾百端終為負先帝之恩虧

陛下之義違聖人之禮失海內之心皆繳誥待罪誨純仁大防傅堯俞趙瞻等皆罷光亦乞罷不許公著請還誨等不從亦罷嗟夫歐陽修唱議以誤韓琦琦主議以誤英宗始于講學不明終于執以私意惜哉然稱親固非而稱伯亦俗獨程子嘗代彭思永奏有曰為人後者謂其所後者為父母而謂其所生者為伯叔父母此大倫大義不可易也然所生之義至重至大雖當專意于正統豈得盡絶于私恩是以先王制禮既降其服以正

統緒然為齊衰期以别之所以明其至重而與諸伯叔父不同也由此觀之英宗于濮王若曰皇伯父某國大王而使其子孫襲爵奉祀則于大統既無嫌疑之失而於所生亦盡崇奉之宜且合于公而免于俗矣琦修負一世大名有政事勲業文章乃導君為此舉雖曲説詳辨終不能文兩統二父之失使其君上不孝于先帝次不得為孝于濮王得罪宗廟得罪天人立四年而遽殂二臣之名亦由此而遂減可勝惜也上崩治平四年太子頊

即位是為神宗朱子曰濮議歐公說不是只緣道是死後為皃不可考胡亂都呼不妨却不思道理不可如此當旹濮議之爭都是不曾好好讀古禮見古人意呂中曰臺諫政府之相攻自治平始治平以前為大臣者多以臺諫之言而去熙寧以後之臺諫則多大臣之私人矣神宗之立也名頊在位十九年熙寧十元豐八戊申至乙酉壽三十八陵名永裕年甫二十聰明英偉銳意有餘韓維修起居注上言天下大事不可猝為人君設施自有次第惟當加意謹重旹王安石未召維已窺見其幾微矣修罷叅政吳奎代之琦罷相富弼代之屢召

安石始起為翰林學士奎首兩言其迂濶不可大用用之必紊亂朝綱唐介亦謂其好學泥古使為政必多變更以擾天下先是邵雍治平中於洛陽天津橋聞鵑聲慘然曰洛陽無鵑今始至不二三年南士為相專務紛更天下自此多事矣至是入對上問唐太宗何如主對曰陛下當以堯舜為法太宗所為不盡合先王遂奏本朝因循之獘未嘗如古大有為之君討論先王之法以措之天下也因論減損郊賚安石曰國用不足由不善

理財耳善理財者民不加賦而國用饒安石大言欲致君為堯舜之君而首主桑弘羊欺漢武之說抑何謬也熙寧元年及叅大政士大夫素重其名多以為太平可致中丞呂誨獨彈之司馬光曰命下之日衆喜得人奈何論之誨曰安石好執偏見好人佞已觀其言則美施於事則踈為從官猶可登政府天下必受其獘旹雖未相然紛紛變舊章行新法諸賢攻之力上主之亦力唐介叅政以忠憤卒呂誨范純仁蘓轍等以言罷富弼言不用堅

求罷相相陳升之升之與安石表裏者也趙抃孫覺程顥宋敏求蘇頌呂公著張戩王子韶蘇軾司馬光皆罷而范鎮且力詆之而致其仕安石遂代曾公亮陳升之大拜矣既相楊繪劉摯等復罷鄭俠以上流民圖竄正人去殆盡矣今觀其所行新法則創制置三司條例司置提舉常平司奪三司利權以歸司農奪轉運利權以歸常平使者專主聚歛掊克藏為異日開邊之用遣使察農田水利程顥伯淳初亦與使者數置中書檢正五房編修條例增宮觀官以處異議者行保馬户馬法行均輸市

易法發運使主之令民輸土地所饒平其旹價市易司于他處鬻之行青苗錢法以度僧牒為本錢令民于苗青旹請之于收成旹償之取息三分行保甲法籍民兵五日一教行免役錢及收市利錢法京師細民負水提茶皆輸免役錢不輸者毋得販鬻。正稅百錢收市利十錢後正稅不及者亦收十錢末反重于本行募役法令人出免役錢官戶女戶軍丁未成丁而免役者亦出助役錢殿試變用策葉祖洽以阿旹政首選更科舉法用新經字說行學校三舍法凡此皆其所行新法大凡也安石為人學術偏蔽意見執拗自視甚高下視同朝自知不明知人尤暗其學初未嘗實見道體故亦不能施于實用

徒引經言以文繆法泥周禮國服為息之文而失其意及聞人主開課場之譏則曰非陛下畧見周禮豈得不為愧至春秋則目為斷爛朝報而去之可見其經學實無所見也與同列辨新法則曰公輩坐不讀書耳是下視同朝以為皆不讀書謂已獨能讀書也讀書如此奚取于讀書哉是自知不明不知其學之偏蔽之本不可用也上常欲其稍改常平法以合衆論安石曰陛下方以道勝流俗與戰無異若稍自却坐為流俗所勝矣上

以旱為憂欲盡廢保甲等法安石持之益堅是其執拗
不回之弊也安石初意蓋欲諸賢助之既而諸賢不惟
不助之乃交攻之始用羣小人呂惠卿韓絳曾布蔡確
章惇蔡京卞輩以奉行新法又患諸賢之攻已不已也
遂引羣小人李定舒亶何正臣鄧維謝景温輩為諫臺
使為已鷹犬以逐斥諸賢且復置邏卒察議旹政者而
罪之厲王監謗何以異此又私怨誣祖無擇置詔獄秀
州捕鞫其後誣陷善良動起詔獄自此始又觀司馬光

乞知許州有曰忤安石如蘇軾輩皆毀其素履中以危法臣不可以不去其固請判西京留臺有曰臣之先見不如呂誨公直不如范純仁程顥敢言不如蘇軾孔文仲勇決不如范鎮自後絶不言新法他可知也如呂惠卿李定輩本于新法何心亦於善類何仇不過以傾險之資假此為取寵禄之媒故遂非而不改肆毒而不止耳安石暗於知人異已者指為不肖阿已者即為賢能故司馬公嘗謂之曰忠信之士於公當路時雖齟齬可

憎後必得其力諂諛之士於今誠順適一旦失勢必有
賣公自售者蓋指惠卿也熙寧七年上以久旱為憂太
皇太后力以新法不便泣涕言之而後安石始罷相
然薦韓絳為相惠卿參政相與遵守其法昔謂絳為傳
法沙門惠卿為護法善神猶安石不罷也惠卿恐安石
復入首叛之出其私書多方沮之韓絳勸上再召安石
安石自江陵七日至京遂再相又明年上益厭之乃再
罷相於是不復召矣若夫開邊一事則自上初即位西夏

將以橫山部内附种諤以為乘釁可復故地遂取綏州韓絳繼取銀州及安石用王韶取熙河上賜安石玉帶以賞之繼是用章惇以取夔峽之蠻用内侍李憲以取蘭州經制熙河分道伐夏人及夏人陷永樂城徐禧等死之全軍皆歿上覽奏慟哭曰安南與西師死傷不下二十萬朝廷不得不任其咎且安石嘗立論謂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天變不足畏祖宗人言安石信㝠然不顧矣初罷相也以久旱民流再入相也彗星又見

其如天變之不可掩何方且用劉彛激交趾反推彗星布新之徵於交趾焉其矯誣一至於此及遼人來議疆事欲以分水嶺為界安石曰將欲取之必姑與之乃割新疆東西七百里遂使後之姦臣以伐燕山為神宗遺意西事粗定北事踵起宣和之禍實自安石啓之安石之罪不特在於變亂法度虐害生靈實在於黨引小人接踵相繼言利生事以至于亂亡而後已乃其罪之大者也觀安石再罷吳充王珪相蔡確叅政充欲變新法

確持之而止則可見矣一安石去有蔡確在確即安石也繼是接跡而用者如惇布京卞輩無非安石而且姦凶甚之也當沓爭新法者多而持論之平者少獨司馬光呂公著之言為善光曰譬之居宅既久缺漏則整之苟非大壞何必盡毁而更造今無良匠良材徒以少缺漏盡毁之且人言安石姦邪毁之太過但不曉事又執拗耳惠卿則憸巧非佳士使安石負謗皆其所為也公著曰臣非謂今法令皆不可行善者固當存之未善者

宜損之茍其非便不以已行而憚改言有可取不以異議而見廢明道嘗言熙豐之事吾黨亦有過謂激之者也陸九淵曰新法之行平者不一二激者常七八光公著之言則平之者也嗟夫神宗不世出之主也當是時有周惇頤程顥程頤張載其學上接孔孟之傳實不世出之賢也天生二三大賢與神宗同時而生若有意矣乃復生安石以為之相使之得君之專如此而不使此二三大賢之得君抑又何也豈天未欲平治天下也歟

且神宗之用安石直以聖人待之安石以堯舜望君而乃以管商自任其負神宗也甚矣觀神宗問程顥曰安石是聖人否顥對曰公孫碩膚赤舄几几聖人氣象如此安石一身尚不能治何聖人為顥雖未可以言聖人可謂亞聖之大賢矣對面有亞聖大賢而不知而謂安石為聖人何也神宗用人失之於安石末年幸得司馬光初英宗命編歷代君臣事跡書成神宗賜名資治通鑑親為製序及官制成置御史大夫欲光為之確珪沮

而止詔光且任外職迨至末年卒儲之為元祐賢相以捄弊更化焉亦可尚也夫神宗崩太子煦立是為哲宗（年十一即位在位十五年元祐八紹聖四元符三丙寅至庚辰壽二十五歲陵名永泰）哲宗初立幼沖太皇（英宗后高氏）簾聽召司馬光呂公著用之俱為門下侍郎承神宗遺意也首罷新法十事（如罷邏卒開河夫造軍器匠戶馬成都等路買馬在京物貨場市易地課放市易常平免役息錢罷免行錢罷方田罷後苑作方院）皆從中出馬呂二公未赴闕旹也旹王珪已卒蔡確韓鎮相章惇知院光先疏旹政當改者且曰漢景改笞法昭帝

罷均輸唐德順初立皆罷前朝與政是皆改父之政而當者不可泥三年無改之說也公已預破張商英李清臣之邪說矣後來張商英以三年無改清臣以紹述之説攻諸賢卒禍國家召程顥宗正丞未赴卒顥有志經濟將用遽没士大夫痛之曰伯淳無福天下亦無福文彦博題其墓曰明道先生嗟夫安石非真儒乃借周公之善治以自文明道以真儒竟不及周公善治之實效道明而不得行人也亦天也范純仁孫覺李常劉摯蘇軾王嵒叟范祖禹呂大防梁燾

朱光庭等皆以次擢用（元豐六年）臺諫數十章論確惇確罷相相司馬光議改新法光曰先帝之法其善者百世不可變安石惠卿所建為天下害非先帝意者改之當如救焚況太皇以母改子非子改父或曰他日小人以父子之議上聞則朋黨之禍作矣光曰天若祚宋必無此事遂改之不疑罷提舉常平官復常平法罷青苗錢禁科舉用字說置春秋博士惟復差役法東南西蜀不便之章惇爭之光不聽公著軾轍皆以為言純仁尤切至

歎曰是又一介甫矣遺光簡曰此法緩行熟議則不擾急行而疎畧則擾將疎畧之法使繆吏遽行則擾民又在公意料之外亦弗聽蔡京尹開封用五日差千餘人光喜曰人人如待制何患法不行京茍欲媚光非事實也安石在金陵聞罷役法愕然曰亦罷至此乎與先帝議之二年乃行此法終不可變後果如其言也章惇韓縝繼罷吕惠卿竄范純仁同知吕公著相文彦博太師平章程頤崇政殿說書進劄子畧曰上富春秋在涵養熏陶大率一日中接賢士大夫之皆多親宦官官

女之旹少則自然氣質變化德器成就乞遴選賢德以備勸講天下重任惟宰相與經筵天下治亂繫宰相君德成否責經筵旹相光公著而置頤經筵極天下之選矣其如二相不久而卒頤不久而去何哉九月光卒光為政踰年病居其半及卒太皇哭之慟上亦感涕不已京師民皆罷市往哭四方會葬者如哭其親戚焉初公居洛十五年天子以為真宰相田夫野老皆呼為司馬相公婦人孺子亦知為君實也及赴闕入臨衛士見光皆以手加額曰此司馬相公也民爭擁馬呼曰公毋居洛留相天子活百姓范純仁曰聞詔令下民間歡呼謂之快

活條貫初光既相遼夏必問其起居遼人敕邊吏曰中國相司馬矣毋生事開邊隙蘓軾嘗謂公所以感人心動天地者誠而已人以為知言軾為翰林學士撰館職策題為朱光庭王嵓叟等所攻雖太皇不聽然隙自此開矣初軾頤同在經筵軾喜詼諧頤持禮法軾每靳之光庭賈易司諫御史皆頤門人積不能平乃擿文字以謗訕先帝攻軾邵伯温曰元祐初羣賢聚朝不免以類相從故當旹有洛黨川黨朔黨之語洛黨以頤為領袖朱光庭賈

易為羽翼川黨以軾為領袖吕陶等為羽翼朔黨以劉摯梁燾王嵓叟劉安世為領袖而羽翼尤衆惟吕大防秦人戇直無黨范祖禹師司馬公不為黨皆退元豐人于散地皆啣怨入骨陰伺間隙而諸賢不悟自分黨相攻至紹聖遂俱目為元祐黨人遠竄嶺海祇可哀耳元祐元年程頤罷經筵孔文智等論之也元祐二年公著司空平章大防純仁相明年公著卒馬吕大用不久皆薨于相位天不欲宋之平治天下也夫趙挺之監察又以策問攻

蘇軾軾罷學士知杭州純仁亦罷相元祐四年文彥博致仕呂大防丞相劉摯中書侍郎欲引用元豐人平舊怨謂之調停蘇轍中丞曰此人若返豈肯徒然而已人臣被禍不足言所惜者朝廷宗社也劉摯右相王嵓叟簽書轍右丞軾承旨賈易復攻軾軾易並罷楊畏侍御史攻劉摯摯罷相畏之去摯謀相章惇也元祐六年蘇頌相明年畏攻頌罷之亦為章惇地也董敦逸言軾行惠卿詞指斥先帝太皇曰先帝追悔往事至於泣下此事官家宜深知宣仁之

慮深矣純仁再相來之邵楊畏攻之不報太皇不豫輔
臣問疾太皇曰試言九年中曽施恩高氏否只為至公
一男一女病且死皆不得見言訖泣下又曰正欲對官
家說破老身歿後必多有調戲官家者宜勿聽之公等
亦宜早退令官家別用一番人太皇若言及此必深見
哲宗之不明矣可謂有先見稱為女中堯舜不誣也非
不為哲宗說破異日尚有追廢宣仁之姦謀哲宗幾墮
其姦幾不免為宗社罪人良可哀哉太皇崩上始親政

范祖禹一疏言言忠懇有曰今日乃宋世隆替之機君子小人消長之際不可不謹也太皇内定大策擁立陛下斥姦邪抑僥倖九年之間雖德澤深于天下然小人怨者多矣今必有小人進言曰太皇不當改先帝之政逐先帝之臣此離間之言不可聽也陛下初立上書言法不便者萬數太皇因人心之欲改與陛下同改之非以已之私而改也既改其法則作法之人及主其法者有罪當逐亦以衆言逐之皆上負先帝下負天下者也

惟陛下清心察理敢以此姦言進者痛懲一人以警羣

慝則帖然無事矣若稍入其言則姦言繼進萬一追報

之禮少有不至於太皇聖德無損而於陛下孝道有虧

今初攬政事乃小人乘間伺隙之㫬故不可不謹防之

此等既上誤先帝今又復誤陛下天下事豈堪小人再

破壞耶後日之禍祖禹如見之哲宗之不明可恨也吕

大防欲用楊畏為諫議大夫純仁曰畏傾邪不可用大

防稱畏敢言且先密約畏助已竟超遷之不知人而且

累于私大防之罪大矣畏首叛大防上言神宗更法以垂萬世乞早講求以成紹述之道上即詢以故臣孰可召用畏即疏章惇惠卿鄧温伯李清臣等乞召惇為相上嘉納之宣仁之丁寧祖禹之開陳非不切至漫不見省畏之邪説一言即投哲宗之昏庸漢元帝之流也或問朱文公曰章獻劉氏不如宣仁然章獻輔仁宗後來都無事文公曰是亦仁宗資質好哲廟若有漢昭之明便無許多事矣善哉言乎以李清臣為中書侍郎鄧温伯

為左丞紹述之說清臣唱之温伯和之二人久外不得志遂以元豐事激上意清臣尤力宋之治亂存亡判于此矣人以汴都為亡於徽宗之宣和不知已肇於哲宗之紹聖也悲夫呂大防罷紹聖元年試新進士楊畏專取策主熙豐者故畢漸首選於是國論一變元祐之人相繼逐矣蘇轍門下侍郎罷知汝州軾自定州降知英州張商英右正言攻元祐人不遺餘力初為開封推官上言三年無改一出五年深以為怨翰林學士范祖禹罷曾布代之章惇相上謂布曰惇有

定策功不比他人哲宗遭人調戲如此宣仁先知之矣楊畏謂惇曰畏跡在元祐心在熙豐首為相公開路者也畏捭闔之徒更熙豐祐聖每變其說以阿昔好人謂之楊三變焉范純仁罷首復免役法奪光公著贈官羣小請發塜斲棺不許貶呂大防以下即東坡貶惠州昔范祖禹黄庭堅以修神宗實錄竄復免役錢弛字說禁加恩安石惠卿等復蔡確官變元祐復熙豐紛紛起矣紹聖元年監察常安民言蔡京姦惡且謂為紹述之說者實借此名

以報私怨託先帝以行姦謀謂他事難惑陛下之聽移陛下之意惟聞先帝易於感動安民罷逐雖不足以沮羣小救衆正然真御史也廢王后孟氏后宣仁所立也惇追恨宣仁故誣廢孟后帝後悔曰章惇壞我名節靖康之禍后以廢全宗社再興后有大功焉天也追貶光公著等邢恕嘗謗宣仁有廢立意惇遂借此以罪光等再竄大防以下三十五人即坡貶儋耳皆惇疑復用元祐人故也惇卞日夜與邢恕謀排陷元祐人以恕為中丞起同

文館獄將悉誅之謀追廢宣仁惇卞自作詔請上詣靈座宣讀施行向太后號哭謂上曰吾日侍崇慶天日在上此語曷從出且上必如此亦何有于我上悟取奏焚之明日卞京再奏堅乞施行上曰卿不欲朕入英宗廟乎抵之地議遂息呂大防梁燾劉摯范祖禹相繼卒于貶所嗚呼正人受禍極矣惇卞上欲廢宣仁下欲誅諸賢誅心而論罪浮于曹節王甫之害黨錮諸正人朱温李振之害唐末諸朝士矣善人天地之紀而絕之若

此國欲不亡得乎元符元年吕中曰宣仁起光公著用之二公未至罷邏卒户馬免行錢等皆從中出非確惇所能抑沮亦無待光著之建明二公既至變熙豐法乃神宗末年之悔意太皇初年之盛心天下人心之公論也然謂太皇以母改子則他日必有以子不改父之説進者又差役一事變之太遽秦晉利差役吴蜀利雇役各有利病不舒究而速變之禍矣熙豐之小人不可不盡去而熙豐之法則其善者不必盡變青苗均輸可罷而雇

役之法去多取之獘而度差役之所宜獨不可乎保馬戸馬可罷而保甲之法因其已成教閱以省兵費獨不可乎新經字說可廢而罷詩賦取經義獨不可因之以崇經學乎元祐惟不盡去熙豐之舊人獨務盡去熙豐之舊法所以激而為紹聖以後之紛紛也又曰熙豐紹聖之間無元祐數年之潤澤其禍不待宣靖而後見矣所可惜者一老不慭遺而諸賢無宗主光甍於今日而黨論即起於明日洛川朔黨互相攻擊天禧寇丁之黨

以小人攻君子也慶歴呂范之黨以君子攻小人也元祐所謂黨則以君子攻君子矣明道謂新法之行吾黨亦有過紹聖之禍吾黨尤有過焉熙寧君子之過小其爭新法實出于公元祐君子之過大其所爭多微事私意耳元祐所以轉爲紹聖始於朋黨成於調停始於大防之引楊畏成於楊畏之引章惇清臣惇卞布京借紹述之名而用安石之法安石變法之禍止於一旹而引進小人之禍終于一代小人既得志而君子重受禍編排

元祐章疏而得罪者數千人置看詳元祐理訴局而得罪者八百三十家可畏也哉愚謂宋之禍肇於熙寧判於紹聖而成於宣靖小人接跡柄用之罪也謂安石為首禍之人其不信矣乎哲宗崩無子弟端王佶立是為

徽宗（神宗子哲宗弟在位二十五年建中靖國元崇寧五大觀四政和七重和元宣和七辛巳至乙巳以靖康元年丙午内禪于子欽宗丁未北遷至高宗紹興五年乙卯殂于北壽五十四歲陵名永固）

徽宗初立年甫十九首逐内侍郝隨等（坐修費）相韓忠彥以龔夬陳瓘鄒浩為臺諫范純仁以下一再収叙追復光彥

博以下官復孟后罷蔡卞左丞蔡京翰學安置章惇縣初觀之豈非一代之賢主後乃如此甚矣人心之惟危也未幾曾布相建議紹述國論又一變矣元三符范純仁卒曾肇嘗曰使純仁之言行於熙豐後必無紛更盡用于元祐中必無讐復純仁死遺老盡矣向太后崩宋之家法最正諸賢后內助保輔之功歸多與周之任姒姜端可竝矣後漢之馬唐之長孫僅一見而止且處常而未履變宋之曹高向孟四后竝稱真遠過之向后辨宣仁誣

謗實可嘉焉韓忠彥曾布罷蔡京相又奪光公著以下官禁錮黥轍以下五十餘人於是焚元祐法復紹聖役法復方田保甲科免夫錢更茶鹽法罷春秋博士更科舉法禁元祐學術紛紛而起皆承平久帑庾溢京倡豐亨豫大之說專以淫侈荒亡蕩其君土木花石僊道開邊之事紛然而作宋之喪亡決於京之進用矣京客强浚明葉夢得為籍元符上書正邪等人貶邪等五百餘人陳紹述者反為正等置黨籍碑彥博光以下竝禁錮

及子孫再廢孟后崇寧元年竄任伯雨陳瓘龔夬張庭堅江公望鄒浩張舜民等宦者童貫復湟鄯復洮州以爲經畧使後爲節度使王安石配享孔子從安石子婿蔡卞議也繼封安石舒王女真始叛遼虐以捕海東青故也沓阿固達立已五十矣彗出西方其長竟天沓龍驤廐馬死蔡京以之當星變馬京罷相相趙挺之京再相太廟齋郎方軫奏京以紹述自謀玩陛下不啻如嬰兒上以不孝刼持人主下以謗訕恐嚇天下安可愛一國賊

而忘社稷之重哉軫流嶺南正人消磨盡矣尚有消磨未盡如軫者乃秉彛忠義之天不可泯滅而姦邪不料其出者也遠流之是不使舉朝畧有一正人主上畧聞一正言而後已於是禍亂之垂至瞽而不復見禍亂之已至茫然無與支矣大觀元年京再罷相昔有星孛于奎婁犯帝座者再此金人再犯京之先兆也且五星聚奎婁而汴宋興有星孛于奎婁而汴宋亡垂象見吉凶可謂著明也已張商英相畧反蔡京所為昔頗稱之朱勔起

花石綱東南大困商英罷京三入相童貫使遼有馬植者陳滅遼之策貫攜以歸改姓名趙良嗣復燕山之議始於此矣政和元年京命童貫廣宮室以媚上數從複道往來而期門之事起矣又作萬歲山更名艮嶽竭國力六年而後成其他淫侈稱是道教之盛則始於徐知常天神之降則發端於王老志而極於林靈素官道士每託為帝誥無不如志道士畜妻媵美衣食者二萬人一會費數萬緡謂之千道會此王欽若天書之遺毒至是而復大熾也羣臣且表尊上為道君皇帝矣自

古崇佛教無如梁武帝崇道教無如宋徽宗二君晚節其效蓋可睹矣通使女真約夾攻遼女真尋稱帝國號金重和元年貫與趙隆熙和將議啗以官隆曰隆不敢干賞以敗二百年之好異㫬釁生萬死不足以謝天下高麗來告曰世荷國恩不敢忘德遼兄弟之國存之足為捍蔽女真新起不可交也是役也舉朝舉國無敢忠言者忠言僅見於邊塞一小將塞外一小夷迷而不復恤不亡何待矣王黼相姦邪匹於蔡京取遼之役黼以身任之

燕山之議遂決矣宣和元年趙良嗣使金約夾攻遼宇文粹中兵書進對因言同列殂謝者上曰凶險譎詐是心術不善而天不祐之天任理人任情人之所為天雖不言而善應善惡交戰善人終勝此乃天理也以徽宗此言觀之可謂格言殊與荒亡之行不類乃知逢君之惡皆京黼之徒之罪矣當四方盜起方臘反睦州陷杭歙衢處等州遣童貫樞密討平之貫進太師梁師成開府貫師成皆腙宰相坐執政上内臣之僭名器之濫極矣王黼父事師成

得宰相凡事皆奉行其意與金約攻遼金取中京宋取燕山良嗣以并許西京雲中山後地誑朝廷金陷遼中京貫敗於遼退保雄州劉延慶兵大潰於盧溝河熙寧以來軍實掃地盡矣童貫蔡攸京子再舉不能下燕密禱阿固達令圖之金陷燕山金許割燕山府六州涿易檀順景薊平灤營自後唐爲安巴堅所陷者未議也貫攸師入燕山金帛官民金席卷以北捐歲幣數百萬所得空城而已赦燕雲路譚稹官者宣撫雲中納遼降將張轂初約各不許納叛亡許割

燕而未割雲金以是二者歸咎於宋首自平州入寇五年未幾金滅遼金即以攻遼者攻宋矣給守燕糧財河東比山東皆困羣盜相挺而起蔡京至是四入相致此亂亡誰實為之既致其仕復貿貿而來祇見其愚暗爾何及矣無何金人分道入寇斡里雅布陷燕山犯河北尼堪犯河東圍太原貫逃歸貫皆封王郭藥師以燕山降為之鄉導初伐遼藥師以涿易降宋今又叛降金始罷花石綱求直言嗚呼晚矣召天下勤王兵行內禪太子桓立是為欽宗尊道君為

太上皇帝金太史占帝星復明斡里雅布驚欲回樂師曰未必有備不如姑行遂進兵昔用事者多姦臣所引薦莫敢言太學生陳東上書乞斬六賊以謝天下謂蔡京王黼童貫梁師成李彥括田重賦禍河北京東西三路朱勔也呂中曰元符之末又一更化也曾布之姦非忠彥之懦所能制天下事多決於布布以元祐紹聖均為有失遂借皇極之說立建中靖國之號不知元祐熙豐之法猶可損益而參用元祐紹聖之人決不可均調而並立卒於君子

盡去而小人獨留此建中所以一變而為崇寧也又曰安石之身雖退於熈寧之末其心未嘗不傳於元豐紹聖崇觀之後祖宗所恃以為綱紀者君子爾公論爾至蔡京而斲喪消沮無餘天將使建中為崇寧不使范忠宣復相於初元天將使宣和為靖康不使陳劉二忠肅憖遺於數歲陳劉以宣和六年繼卒范純仁晚以天下為已任尤留意人才或問所儲才可為用者曰陳瓘問其次曰瓘自好也劉安世問瓘疾勉以醫藥曰天下事有賴於公當力加保養以待時用瓘彈蔡京謂南北分裂有萌識者推其先見○安世為諫官面折廷爭旁不少容目為殿上虎既老名望益重梁師成

使啗以美官曰吾為元祐全人見司馬公於地下蘇軾評元祐人曰器之真鐵漢朱文公曰了翁氣剛才大惜其不及用也又曰了翁有濟世之才使其得志必有可觀又曰靖康之禍縱元城了翁在亦了不得蓋是心腹潰了問二人之剛孰為得曰元城得中了翁後來有過當處元雖以張商英本元祐罪人晚稍與京異論天下亦向之則空國無君子可知矣獨京乃八九十而不死豈非天哉京黼託熙豐之迹以為姦命童貫任邊事即命李憲經制之意而甚之也朱文公曰熙豐用兵皆用宦者後來遂有童貫譚稹之禍復湟鄯復燕山即開熙河橫山之意而甚之也安石之法猶出於偏蔽之所學章惇

特託安石以報私怨爾至京黼則託紹述以奉人主之侈心而售其姦耳專以剝民奉上為務括田重斂而李彥結怨于西北花石造作朱勔結怨于東南作大成樂頒政和禮以崇虛文飾美觀甚至無以娛悅主意聳動天下則恢拓疆土以邀功矣蓋患不在外而在内惇卞京黼小人之尤也自古未有無内蠹而召外侮者也愚按自韓忠彥逐大臣無一君子矣自方軫流舉朝無一敢言之君子矣自范純仁陳瓘劉安世歿故老無一可

儲以待用之君子矣是皆熙豐紹聖崇觀羣凶接迹以掃滅善類遂至于此其欲報怨本亦不必如是之酷也不過懼其復進奪已權寵故痛掃盡除之使其類影滅迹絶以固已之寵便已之為而已豈復有一毫為國家宗社計之心哉其心本生於患失其禍乃至于喪邦可哀也夫朱子曰蔡京以紹述二字鉗天下之口其實神宗之法渠更變殆盡定官制後建尚書省京拆類之若他人拆了尚書省如何了得京增衛士食錢之類皆是取悦上下以為竊權之計京四入相始終只用不患無財患不能理財之説其原皆自荊公鹽鈔茶引成擱進入上喜曰此太師送朕添支也又曰杲老與張相

公論元祐人才張云亦好如温公大賢也杲云相公在言曹曰論他則甚張曰只是後生死急要官做故如此

又曰看徽宗朝事更無一小著下得是阿固違却乖他常以守信義為說我則敗盟失信取怒於彼如此每讀國史看得人頭痛却更無一件事故得合節拍板有一件事故得合節拍

欽宗立於禍亂已極之餘名桓在位二年丙午丁未丁未四月北遷五月後為高宗建炎元年至紹興三十年庚辰殂於北壽六十一陵名永寧

信不可為矣而未嘗無尚可為之機惜乎其皆失之也自金人犯邊屢求言事稍緩則抑言者當時語曰城門閉言路開城門開言路閉可怪也王黼朱湎李彥首伏誅繼誅梁師成上皇如南京用右丞李綱議定城

守策以綱為行營使斡里雅布犯京城靖康元年正月癸酉李邦彦專主和議人呼邦彦浪子宰相李綱主戰上是邦彦計遣使求和需犒軍金銀牛馬幣帛割中山太原河間三鎮親王為質康王構高宗名北營所求皆與之綱留三鎮書不遣金遣康王還京北制置使种師道統制姚平仲熙河經畧姚古秦鳳經畧种師中等勤王兵至號二十萬師道入見曰彼不知兵豈有孤軍深入人境而能善其歸乎上曰業已講和矣李綱乞命師道等聽臣節度不從竟以不相統致敗

括金銀得金二十萬兩銀四百萬兩民藏已空矣師中欲過春分擊之平仲恐功獨歸种氏先率萬人夜刼金寨謀泄反為所敗詔不得復進兵初師道請簡精兵岀戰餘守城距敵寨環守之絶其芻掠使乏食趣姚古會河朔兵駐滑州屯金營後尅日併攻制勝必矣不聽平仲既敗師道言兵有出不意者今夕再遣分道攻之亦一奇也如不勝每夕以數千人擾之不十日遁矣邦彦等畏懦皆不聽此昔不得拯溺亨屯之大才而相之乃

相浪子其敗宜也此一失機之可惜也於是罷李綱以謝金人遣使齎三鎮書以往太學生陳東都人數萬伏闕請復用綱綱復右丞充守禦使始除元祐黨籍學術禁金人小退凡圍京城三十三日既得三鎮書及肅王至不俟金幣數足即去師道請臨河要擊綱請扼關津絶糧道禁抄掠堅壁勿戰俟其疲乏然後檄取誓書縱其歸半渡而後擊之此必勝計也竝不聽綱又請遣大兵用澶淵故事護送之乃令古師中等領兵十萬戒度

便利擊之邦彥奏立大旗河東北擅出兵者依軍法皆文移出密院者令追破敵出三省者令護出境諸將莫知適從非金能全師以歸國賊邦彥等曲全之以善其歸也此二失機之可惜也綱奏三鎮官民必恥陷没彼有輜重不暇遲留秋高馬肥當必再至及今宜飭武備修邊防勿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上備邊禦敵八事知請以太原真定等建為藩鎮河東北保甲存者宜畧團結訓練使保鄉里要害處及近京郡縣皆築堅城文具行一二而已楊皆諫議言彼力能攻城中物皆其有

奚事求和亦懼而歸而非愛我而不攻也肅王初約及河而還金挾以往宜以此問罪三鎮死拒於前以重兵擁其後其勢必得不聽僅從時言罷安石配享孔子而已李邦彥罷張邦昌吳敏相李綱樞密耿南仲左丞南仲力主和者竄蔡京至潭州死子攸絛及童貫皆伏誅六賊盡矣其如邦彥南仲唐恪聶山王旹雍等諸賊之不誅且用事何哉邦昌罷徐處仁相迎上皇於南京上皇曰渡河何不邀擊綱曰肅邸在軍中不許上皇曰為宗社計豈復論此尼堪圍太原為鎖城法困

之詔种師中姚古援太原師中戰死古師潰耿南仲主割三鎮以綱欲用兵薦之宣撫兩河實出之外而從中撓之也必無成功之理矣綱力辭許翰書杜郵二字遺之綱皇恐受命當昔可相者綱也使相綱於內委以擇將于外而不以小人間之必無再犯京之禍而天下定矣此三失機之大可惜者也失此三機始終悞于和之一字坐待傾覆無可言矣綱造車千餘兩日習之後吳玠制勝亦以車遏騎俟防秋兵集大舉降旨所起兵悉罷減之綱力爭謂一歲兩起天下

兵中道而兩止之有同兒戲今非火未及然乃處烈焰旁而言笑自若也幽王烽火召兵可為永鑒他㫺號召無復應矣不報是非委李綱於外而不顧乃委國于敵而不顧也馮澥諫議奏復主熙豐詔榜朝堂李光御史崔鷗右正言駁之言澥阿蔡京故入正等朱文公曰靖康排正論者耿南仲馮澥之力居多邪黨尚留邪說尚熾如此是猶已死於鴆毒而尚蓄之也劉韐等援太原戰敗罷李綱以种師道代之師道尋卒遣王雲使金議輸稅代三鎮

地回云金有許意實欵我師也耿南仲唐恪尤信之乃詔宣撫司不得進兵金始終以和字愚宋宋始終以和字自愚哀哉唐恪相貶李綱罪其主戰喪師也尼堪陷太原斡里雅布陷真定康王使斡里雅布軍許割三鎮王留相州斡里雅布再犯京至是在朝無可倚仗之才矣惟一吳革累乞出兵城外下寨使敵不敢逼城且通東南道路不從張叔夜（道南總管）帥兵三萬入衛（朱子曰叔夜只當駐旁近伸縮自如不合領兵入城便有牽制所以迄無成功）何㮚相尼堪犯京以康王為天下

兵馬大元帥宗澤磁守汪伯彦相守副之促令提兵勤王澤乞進兵援京師伯彦沮之澤請自進兵從之元帥府初開幸有宗澤在焉已為伯彦之姦庸所沮矣京城陷上慟哭曰不用种師道言以至於此金人春初去种請半渡擊之何㮚率都民欲巷戰聞者爭奮金乃歛兵偽求割地講和請上皇相見自攻太原以來即以和愚我李邦彦吳敏耿南仲唐恪何㮚皆墮其計繇愚於一和字而戰守不固也金大索金銀上一再如青城金營所在劉韐李若水死之

金欲用齡自經死若水罵金人遭殺上皇太后如青城朱后太子諶繼往吳革起兵謀迎二帝范瓊誘殺革金立張邦昌僞號楚惟秦檜謂趙氏不當廢邦昌不當立胥論與之邦昌僭號之曰百僚慘怛惟王胥雍吳幵莫儔徐秉哲范瓊等忻忻焉二帝之出邦昌之立往來議事者幵儔也逼迫帝后者胥雍秉哲也脅懼都人者范瓊也胥雍號賣國牙郎尺堪呼幵儔為了事官人范瓊亦呼為賣國吳牙嗚呼此安石惇卞京所培植之姦種逆儔也非金人之能攻乃

國賊相率而助之攻耳宗澤兩敗金人引兵抵大名勤王兵他無一人至者斡里雅布先退三月丁巳尼堪繼之四月朔二帝以下皆北遷惟孟太后以廢免馬伸監察説邦昌迎孟太后垂簾速迎奉康王從之邦昌以太宰退居資善堂太后降手書迎康王五月康王即位于南京改元建炎旹使臣曹勛自河北遁歸進徽宗御劄曰便可即真來救父母康王慟哭拜受是為高宗高宗生於丁亥與太祖同即位南京亦與太祖始興之地同豈偶然者然初開府以汪伯彥為元帥黄潛善副之

高宗之不能復父兄之讐已兆於此二人之為帥副矣
呂中曰金之退師非吾德足感之力足制之特以二酋
之勢未合恐為勤王兵所乘耳自二月退師至十一月
再至凡十閱月宜上下叶力如捧漏沃焦以救旦夕危
亡之急方且動色相慶歸勤王師不論砲石而論安石
不講防秋而講春秋（復春秋教）（皆有砲石五百在城外諸司互相推不收金再至皆用之）
官溺於一和坐待傾覆及尼堪已據太原斡里雅布已陷
真定兩河咽喉已塞三鎮何待割而後棄哉方且議或

守或棄宜金人曰待汝家議論定我已過河也邦彥諸國賊之以和誤國尤甚於敵之以和誤我金之取兩河再犯汴皆小人之計始終佐佑之故也開釁以召禍及敗也又欲速和以免禍靖康之賣國請和即靖康主和之人也靖康主和之人即宣和共開釁之人也誤宣和者小人之渠魁誤靖康者小人之餘黨也嗚呼祖宗以仁結民心未嘗妄殺一民以義結士大夫之心未嘗妄殺一賢者建隆開其源慶歷以後衍其流此治平丁未

以前所以中外乂安也自安石行新法而祖宗以仁結民心失矣自司馬光以下凡幾追奪自呂大防以下凡幾竄死而祖宗以義結士大夫之意失矣章惇則因安石所未甚者而甚之京黼則又因惇所未甚者而甚之此靖康丁未所以一覆而不可復支也嗚呼河東北陝西之民死不忍忘君父自宣和迄紹興十餘年尚然是吾民不負祖宗之仁者多矣士大夫受國厚恩反忍于助敵忍事異姓忍背君父是士大夫負祖宗之義者反

多也噫其甚矣

歴代通略卷三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歷代通畧卷四

詳校官國子監司業臣納麟寶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編修臣沈清藻

謄録監生臣張曾詰

歷朝通略卷四

元 陳櫟 撰

南宋中興南渡都錢塘

汴都之亡原於在朝皆小人而無君子汴都之不復繫於用君子而沮之以小人高宗名爲中興（名構徽宗第九子在位三十六年建炎四紹興三十二丁未至壬午内禪于子孝宗至淳熙十四季丁未崩壽八十一陵名永思）而不能雪父兄之深讐恢祖宗之全業者始焉用李綱宗

澤而沮之以黄潛善汪伯彦中焉用張浚趙鼎韓世忠劉錡岳飛而沮之以秦檜也其所以然者又在於不明復讐之大義欲遂其畏懦苟偷之私心而已然猶能植立東南半壁之天下於數世者則以二三名相名將之功與夫祖宗之深仁未泯天命人心之未變也即位南京汪伯彦南京留守黄潛善中書侍郎虛相位以自擬上乃相李綱二人不平首與綱忤矣建炎元年竄李邦彦等罪其主和誤國張邦昌伏誅賜死潭州竄從僞王旹雍等命宗澤留守東京朝綱

畧振兵防亦整綱之力也綱相僅七十五日已爲汪黄所譏張浚所論而罷矣汪黄不足責浚亦爲爾何也朱文公曰魏公初赴南京亦主汪黄後以其人不足主意思都轉去潛善伯彦並相決策奉上幸東南如揚州十月浚再論李綱再貶萬安軍金人三道入寇陷長安蔡鄧犯東京宗澤敗之二年皆澤備禦整嚴招義士降羣盜合百餘萬糧支半歲兩河豪傑皆保聚期應澤澤前後二十餘疏請上還京汪黄笑其狂又奏欲合兵渡河汪黄忌其成功從中沮之澤憂憤成疾

疽發背卒七月都人慟哭朝野相弔出涕澤死數日將士去者十五命杜充代留守盡反澤所爲豪傑皆不爲用兵復散為盜矣昔金陷中山府自靖康受圍至是三年始陷又陷濟南府劉豫降遂爲之用二帝初自燕山如中京在燕山北千里至是又自中京如韓州又東北千五百里古奚國也秦檜不復從行依達蘭以居焉建炎二上在揚州尺堪陷楚秦韓世忠劉光世兩軍皆潰上亟乗馬南巡惟內侍及數軍從二相方會食猶言不足慮堂吏呼曰駕行矣乃鞭馬與軍民爭門而

出大理卿黄鍔至江口軍人以為潛善罵之曰誤國誤民皆汝之罪鍔辨非是首已斷矣呂頤浩張浚追及上于瓜州得小舟乘以渡建炎三年正月自潤至杭以舟治為行宮黄汪皆罷呂中曰高宗之大讐不能復以諸臣不知君臣之義猶有靖康故習也方在相州金人未退此申包胥哭秦庭之旹也旹則當以宗澤進兵京師之請爲義而汪黄沮之及次濟州金人已退此晉大夫反首芨舍之旹也旹則當以宗澤邀金人歸路之請為義而汪

黄又沮之迨即位南京此肅宗即位靈武而進復兩京之旹也旹則當以李綱請上留中原之策為義綱十議中一議巡幸謂関中為上襄鄧次之江寧為下而汪黄又沮之旹綱在内澤在外此天擬二人以開中興之業者也綱相朝綱兵防旨畧振整汪黄讒而罷之綱罷澤無所宗主激於忠憤以死綱黜而汪黄相於内澤死而杜充將於外天下事去矣綱相則叛黨稍正典刑綱去則叛臣復入相而朝廷無政矣綱在則澤之志行綱去則澤之志沮澤在則盜皆

爲兵充用則兵皆爲盜澤在則尼堪敗逃充用則金人至維揚且至四明矣建炎之失其機汪黄二姦爲之也天下之勢不進則退進能行綱澤之策不惟故疆可復讐耻亦可雪也退而狥汪黄之謀不惟中原不可保淮甸亦不可保且退而渡江航海得脫危於一髮幾不可保矣尼堪將渡淮招信尉孫暉沉其數舟與戰死之留之三日不然仗衛必不戒及駕發揚州行數里回望揚城烟焰漲天海航事見後棄三路河東北南如土梗棄兩淮如敝蹝使金入數千里如履無人之境二百秊之天下坐失大半

可勝恨哉既而朱勝非相呂頤浩制置江寧方畧息肩而苗傅劉正彦二將反逼上禪位皇子孟太后同聽政改元明受賴勝非與太后維持於内頤浩張浚劉光世韓世忠會兵於外上遂反正二凶伏誅亦幸也勝非罷頤浩相張浚知院宣撫川陜上如建康江寧改建康洪皓杜沓亮使金願用正朔去尊號比藩臣且致書尼堪冀見哀赦請和不敢望復讐耻區區自保恐不足屈辱甚矣聞烏珠將至奉孟太后如南昌命杜充守建康上如浙西時名胡安國聞上在建康遂

入朝道聞已幸吳越稱疾引還朱文公曰若不在建康也徒然出來做得甚事

上至臨安金兩道入寇劉光世駐江州遁杜充以建康降通判楊邦乂駡烏珠死之上自明州航海賴張浚楊沂中大破烏珠於明州烏珠再陷明州追襲上舟又賴張公柘擊却之上舟遂次台州韓世忠屯焦山邀烏珠歸路伏兵金山龍王廟幾擒烏珠與戰屢敗之獲其壻龍虎大王烏珠願還所掠假道不許與相持於黄天蕩或教於蘆塲鑿渠二十里上接江口出世忠之上一夜渠成又有教其以土實舟重舟櫂槳風息則出江有風勿出世忠海舟無風不可動以火箭射篛蓬世忠敗烏珠得脫

三戰功自明州一捷始金入中原以來無一人敢攖其鋒者至此軍勢稍張矣呂頤浩罷范宗尹相朱子曰頤浩麄一皆胡亂用他不足道秦檜自金來歸檜依達蘭達蘭入寇用爲參謀舟抵漣水云殺監者而逃全家同舟婢僕亦如故人皆疑之宗尹力薦其忠及引對檜言如欲天下無事須南自南北自北遂建議講和除禮部尚書四年前是雖數遣使未得要領明年檜參政又明年宗尹罷檜與呂頤浩並相遂專務觧仇請和矣金人立劉豫于大名國號齊未幾徙汴畀以河南陜西建炎四年益

以之屏蔽南方也檜講和之議方興而金寇蜀之兵隨至賴吳玠大敗之和尚原（鳳翔紹興元年）又敗之箭筈關後又敗之仙人關不然蜀不守矣（和尚原之役玠璘三日戰三十餘合烏珠中流矢僅以身免自金犯中原敗衂未有如此者紹興二年）上自越回杭乃起李綱宣撫湖南徐俯論罷之汪黃敗矣乃不相綱而相姦庸之徒蓋伯紀（綱字）規模欲進步恢復而不肯退自保守高宗思慕父兄之心不能勝其畏懦偷安之心一時姦庸窺見此意惟以求和逃避中其欲此綱所以終不相言所以

終不用也况是省姦細之檜既相矛翟汝文參政未幾罷初汝文知㝐州檜為教官汝文嘗薦其才至是檜引之然汝文不為之屈嘗于殿廷目檜為金人之奸細必誤國遂罷檜之歸范宗尹首薦之胡安國張浚皆賢之皆以其不肯立邦昌信之也惟汝文蒙其薦不阿附之而能燭破之可謂知人明而自守剛者矣檜建議欲以河北人還金河南人還劉豫上曰南人歸南北人歸北朕北人將安歸黄龜年劾檜專主和沮恢復檜罷相再

相朱勝非紹興二年未幾勝非罷趙鼎右相劉豫與達蘭烏珠劉麟猊俱入寇詔親征上如平江韓世忠敗達蘭于大儀鎮擒達蘭始下詔罪狀劉豫趙鼎乞召張浚浚與金人戰于富平爲所敗退保太州和尚原之役浚命吳玠先據和尚原待之故捷後被召言者以其黜陟自專且嘗失地貶福州起浚知院浚視師江上將士見其來勇氣自倍浚部分諸將留鎮江節度之金人爲世忠所扼世忠駐揚州雨雪糧道不繼至殺馬而食金主晟亦病篤烏珠夜遁麟猊亦棄輜重遁去詔修攻守策李綱言勿謂彼遁爲

可喜當以仇敵未報為可慮守備當料理淮甸荆襄以為藩籬於淮東西荆襄置三大屯淮東以揚州為帥府江東財用給之淮西則廬州給之以江西荆襄則襄陽給之以湖北兼講營田使之贍食藩籬既成始議攻戰又曰淮南有藩籬形勢之固然後建康為可都應詔者雖多惟綱議切當焉揚廬襄陽三帥府其後卒不可易其言及後之亡亦必襄陽先失守而後兩淮不能支上發平江回臨安趙鼎張浚左右相浚兼都督尋視師江上而鼎居中總政元祐黨籍子孫多所擢

用昔號賢相翕然有中興之望焉紹興五年徽宗殂於五國城来救父母之望竟何如矣擇太祖下宗室子偁之子伯琮即孝宗年九歲養宫中先是上過江行逹會稽明州人婁寅亮上書曰太祖受命而子孫類庶姓宜於太祖下選一人養宫中他日皇子生只添一節度使耳上喜除寅亮監察御史至是趙鼎力贊行之名尹焞為崇政殿說書趙鼎引進之也培植理學厥功茂矣使禁元祐學之餘非龜山和靖繼進於朝安能開後来乾淳之盛如此

哉李綱制置江西兼知洪州初張浚謫福州與綱相見除前隙更相善至是浚數言綱忠趙鼎亦言綱才器過人故有是命浚鼎葢勸上復相綱以叶濟中興此豈足以究其用哉張浚復視師江上命韓世忠自楚州圖淮陽劉光世屯廬州招北軍張浚進屯盱眙楊沂中為後翼岳飛進屯襄陽以窺中原國威大振浚於諸將中獨稱世忠飛可倚以大事浚力請上臨建康以圖恢復會諜報劉豫有南窺意鼎建議幸平江遂發臨安偽齊分

三道入寇劉光世懼自廬退師浚下令一人渡江即斬以狥光世遂還與沂中相為聲援光世敗劉麟于安豐沂中大敗猊于藕塘麟聞亦潰北兵大恐浚朝上平江力請幸建康乘勝取河南擒劉豫鼎言宜且自守未可以進鼎遂罷相秦檜副樞張浚薦之也上如建康岳飛入見飛起列將嘗復襄陽隨鄧等州又平大盜楊么至是為湖北京西宣撫使張浚尤忌之因扈駕抗疏毅然以直趨京洛恢復故疆為己任御筆優答許以不從中制飛方率厲合師大舉會檜復入主和沮

之矣旹劉光世罷浚用呂祉領淮西軍飛謂祉書生非將帥才不聽祉奏罷酈瓊瓊殺祉以衆降偽齊初浚與並相招徠賢才朝多一旹望人號小元祐會瓊叛浚力求去遂罷相分司永州浚之去上問可代者曰秦檜何如浚曰近與共事始知其暗乃薦趙鼎鼎拜左相浚始引檜共政檜至是望浚薦已代相浚覺檜包藏故不薦檜恨之自此始夫引與共政則有相之階矣暗與包藏豈足以盡其姦浚猶未知檜也當是旹故老可相者

執過於李綱乃不薦之與鼎叶力何哉鼎檜叶議回蹕臨安李綱聞之力諫曰自古用兵以成大業者必作士氣據地利而不肯先退今日之事豈可因一叛將望風怯敵遽自退屈果出此謀恐六飛回馭之後士氣消縮我退彼進矣忤執政意遂罷自是綱不復出矣韓世忠自楚移屯鎮江昔議欲徹兩淮之屯以自衛也沒去規模一變絕望於中原矣金廢劉豫偽齊亡達蘭遣王倫歸許還梓宮徽宗及鄭太后柩大后俞妃高宗生母并河南地上太喜

趙鼎主回蹕臨安之議上還臨安遂定都焉朱文公曰最可恨者魏公去趙相遂定回杭之議大臣謀國一至於此昔金主已篡高慶裔尼堪或誅或死劉豫既廢北無南向意可惜失此機若在建康則與中原氣勢相接臨安如入屋角房中坐視外面殊不相應又曰建康形勢雄壯然攻破淮只隔一水欲進取則可都建康鼎薦檜右相王倫與金使來檜力勸上屈已請和鼎持不可吁晚矣遂罷相檜專權用事昔非和議者皆罷正言辛次膺中丞常同戶侍向子諲中舍潘良貴參政劉大中禮侍張九成侍御張戒副樞王庶胡銓編修上書乞斬秦檜謂王倫誘北使以詔諭江南為名是欲劉豫我也檜欲屈萬乘之尊下穹

盧之拜此膝一屈不可復伸頗斬秦檜羈金使興問罪之師不然臣有蹈東海而死耳寧能事小朝廷求活耶銓編管昭州後貶新州又貶吉陽檜患異議者勾龍如淵曰擇臺諫使盡擊去則事遂矣即以如淵為中丞由是異己者盡斥阿己者峻擢無非檜之人矣呂中曰中興之功垂成張趙之勢合也中興之功隨壞張趙之隙開也君子之隙既開小人之勢遂合故八年十月鼎罷而檜之和議成此宋業興衰之一大變也朱文公曰張趙並相皆兼容院逆豫入冦張視

師下令督戰劉光世懼私禱於趙竟自樞府下文字令光世退師此事曲在趙趙去張獨相乃薦檜為樞使及酈瓊叛張去復薦趙再相檜數譏張趙不能不信如光世之罷實當其罪酈瓊叛豈不可舉能者乃復以淮西軍付光世皆成私意初趙極惡檜及檜為樞使每事惟趙命是聽而趙安之後深信而薦之及並相初亦不敢専唯諾而已及高宗深眷之力主和議趙為所排遂罷知泉州皆張在福州二公相見趙方知為檜所間太息而已。張公大義極分明敢擔當大事然才踈意廣慮事踈處多趙公深曉事好賢樂善世務區處極精密而大義不深分明擔當天下事不及張公趙也是不諳軍旅之務所以不敢擔當。趙未免有不是再相凡張所為一切更張已遷建康却復歸臨安張所用蜀人才一切出之又曰李伯紀大義極分明極有才諸公皆不及綱領大規模濶做事有始終本末照然可曉只可惜不甚謹密

金人歸我陝西河南地

九年金以割地罪達蘭誅之十年烏珠等分四道入侵檜以金敗盟是懼令馮檝以用張浚探上意上曰朕寧覆國不用此人檜乃喜既而王師屢捷李寶捷于興仁姚仲捷于鳳翔于涇州牛臯捷于西京孫顯捷于陳蔡曹成捷于大興縣名王勝成閔捷于淮陽岳飛捷于偃城吳璘捷于陝西韓世忠捷于淮陽功之尤者劉錡順昌一戰以五千堪戰之卒敗烏珠十萬之師岳飛敗烏珠于王屋縣至朱仙鎮距汴京僅四十五里耳錡飛方俱欲乘

勝進兵而班師之詔下矣名飛赴行在楊沂中還鎮江劉光世還池劉錡還太平南兵自是不復出矣洪皓昔在燕山密奏順昌之役北方震懼燕之珍寶悉取而北欲捐燕以南棄之王師亟還自失機會可惜也外有能恢復之將師而内無主恢復之君相姦成而壞可恨深矣烏珠又入寇劉錡楊沂中大敗之于柘臯望錡軍曰順昌旗幟也即敗走復詔班師于是除世忠俊樞密使飛副使罷宣撫司以兵隷密院俊阿檜意首納所統兵

俊深忌錡飛飛數非和議檜惡之俊讒構飛檜令万俟

卨諫議羅汝檝侍御論飛罪罷副樞烏珠縱莫將歸以書求

和遣劉光遠何鑄繼使議割唐鄧州以淮水為界烏珠

與檜書爾朝多請和而岳飛方為河北圖必殺飛而後

可和檜遂與俊謀俊誣飛罪下棘寺賜死金人聞其死

酌酒相慶嗚呼檜俊之罪可勝誅哉十一年　徽宗鄭太后

梓宮與韋太后俱至自金割商秦州之半和尚方山原

與金人以大散關為界秦檜加太師自此檜以講和為

大功而文太平之事紛然矣十二年呂中曰建炎之初內有綱外有澤此可為之一機也而汪黃以主和失之紹興之間內有浚鼎外有世忠錡飛玠璘又大可為之一機也檜復以主和失之失此二機天地之大義不立國家之大讐不雪惜哉於是建國子監興太學建大社大稷築圜丘班鄉飲酒刋御書石經建秘書省省復三館十三年幸太學秘書省親耕籍田作景鐘行大朝會禮幸秦檜第御書一德格天之閣賜之十五年再貶趙鼎張浚

胡銓銓永州喚浚吉陽檜令吉陽月申喚存亡喚不食而卒檜疾上親視之檜秉政十八年富貴已極意欲無厭下趙喚次子汾棘寺令自誣與張浚李光胡寅等謀大逆一皆賢士檜所惡者五十三人皆與獄成檜病不能書矣尋死二十五年呂中曰南渡諸人不知義者多矣公論獨切齒於一檜者蓋汪黄壞之於事勢未定之皆而檜壞之於事機垂成之日為尤可恨也諸人言和多依違其間且或相一二年或不數月而檜獨以和脇持上

下且獨相二十年而姦邪可以欺君子上可以欺君父而不可以欺天欺後世也朱文公曰檜始則唱邪謀以誤國中則挾敵勢以要君每金人國書必曰不得擅易首相終始彛倫斁壞遺親後君此其罪之大者至於戕元老害忠良攘人之功以為已有又不與焉問檜何以全家得還朱子曰此甚可疑當王倫來欲高宗屈膝中外憤怒秦檜出有人榜曰秦相公是細作。胡康侯嘗問人才於游定夫定夫以會之對後金欲立邦昌惟會之以為不可康侯益義之力言于張德遠之前後會之自北歸與同國政康侯與友人書云吾聞之喜而不寐噫檜為金人之姦細人能疑之未的知之也檜

之實跡金之陰謀必閱金南遷錄而後發露焉初金人患南兵曰彊欲遣宋人留北者歸講和好尼堪曰只有一秦檜可用檜不肯立張邦昌彼處喜其人說事必足得志惟此人可濟吾事更且結其心一朝駕以海舟遣之挾孥以歸焉嗟夫尼堪之計深矣賢如胡文定張忠獻猶墮其計中而不知餘何怪焉然檜忍負二百年之社稷而不肯負尼堪知己之一言其罪可勝誅哉檜既死沈該萬俟卨湯思退陳康伯朱倬相繼相紹興廿六至三十一

金主亮南侵起張浚判建康命葉義問知院視師江淮虞
允文舍人參謀亮以重兵壓江督其下采石渡舟皆劉錡
王權皆已遁還朝命以成閔代錡李顯忠代權未至也
允文召權將旹俊等以義動之督之戰亮築髙臺麾軍
渡江達南岸者已餘七十舟俘斬畧盡中流卒覆舟于
我以蒙衝突擊殺溺數萬江水為丹餘舟遁去明日復
来以海鰍逆擊大破之亮遁入揚州允文以京口無備
調舟師以往謁劉錡錡曰朝廷養兵三十年今日大功

乃出於一儒者我輩愧死矣大閱舟師三周金山北兵望之奪氣亮督諸將三日必絶江違者先斬金人夜效南軍刼寨射殺亮於龜山寺而遁上至建康還金主葛王雍立不好用兵北人號小堯舜使來洪邁報使立眘伯琮改令名為皇太子行內禪太子即位是為孝宗太上皇退居德壽宮紹興三十二年呂中曰高宗三十六年間命相凢十四人綱浚主戰鼎康伯主守頤浩勝非宗尹主避敵潛善伯彥檜則主和該高思退倬則黨檜者也愚謂高

宗見義不明行義不力忘親忍耻畏懦苟偷宗社之罪人也然能立太祖之後年未壯而勇決行之上契天心在此一舉江左數傳其以是哉又按宋之一代武功不競自國初至於慶歷又自慶歷至於熈豐宣靖始終不競於敵而已矣建紹百戰之餘而名將出焉武功之競莫甚於劉韓岳二吴爭奮之時善乘之豈惟宋疆可復而已也檜竟以和沮敗之其關於宇宙間之大數毋乃自有天意存乎其間歟孝宗初立元名伯琮改名眘太祖七世孫秀安僖王

子倫之子高宗立為太子在位二十八年隆興二乾道九淳熙十八癸未至已酉內禪於光宗至紹熙五年甲寅崩壽六十八　葬永阜陵名

首召張浚入對曰久聞公名今朝廷所恃惟公浚言人主之學以一心為本一心合天何事不濟所謂天者天下之公理也因力陳和議之非勸上堅意以圖事功上嘉納以浚為江淮宣撫使陳浚卿為判官陳康伯史浩左右相浚以樞使督師江淮浩先議城瓜洲采石浚欲先城泗州議不合浚每機畫浩必阻撓敵將屯虹縣及靈壁浚謂必為邊患當及時掃蕩浚入

奏下詔親征史浩以不與出師議遂罷命浚兼督荆襄浚遣李顯忠邵宏淵進兵顯忠擒金將蕭琦復靈壁宏淵受金將富察圖們降復虹縣克宿州二將不相能師潰于宿之符離浚自盱眙還揚州待罪王十朋侍史言勝負兵之常不宜以一衄自沮宜從浚請薄示懲戒使為後圖上遂下罪己之詔浚貶秩改宣撫使留揚州大飭守備湯思退右相金帥移書議和求唐鄧海泗四州及秦商康伯思退主之兩遣使通命名浚至行在浚謂執

政欺上以欵之之名為和之之實力陳和議之失上為止誓書留使人康伯罷思退浚左右相浚仍都督隆興元年復視師淮上王之望宣撫兩淮思退令之望毀浚守備不可恃尹穡亦云浚跋扈浚求解督府未幾乞致仕浚遂罷判福州魏杞出使割四州張浚薨謂二子栻杓曰吾不能復中原不當葬先人墓側瘞衡山足矣浚志在恢復終身不主和議功雖不就人稱其忠初與趙鼎並相收名羣賢及再相薦虞允文汪應辰王十朋劉珙皆

名臣也呂中曰浚之開督府也招山東淮北義士萬二千人招淮南壯士及江西羣盜又萬餘人將士聞之而奮敵帥聞之而逃金聞浚來檄宿州兵歸南京是符離之後其規模又如此小人乃以守備不可恃毀之浚之規恢復始沮於秦檜再沮於史浩三沮於思退之望穡之徒卒齎志以沒其天那金人後入寇命思退督師辭不行時思退之望穡主和議金得四郡其意未已上意中悔思退密諭金以重兵脅和胡銓起居郎言和之可弔者十乞追請

和之使以鼓士氣省數千億之歲幣以足兵食去十弔而就十賀詩曰無用婦人之言今舉朝皆婦人也大學生張觀上書乞斬思退等三人思退貶永州王抃使金割商秦地永為叔侄國易歲貢為歲幣而和議始定矣自是乾道初至末年相繼而相者曰洪适葉顒魏杞蔣芾陳俊卿虞允文梁克家曾懷葉衡史浩趙雄王淮周必大留正嘗屢名朱熹辭不至後除兵部侍郎入對林栗論之遂去國小人鄭丙陳賈等唱道學之名以攻熹併及正

人云內禪于太子惇是為光宗壽皇移居重華宮吕中曰孝宗復讐一念上通於天惜乎君之志有餘臣之忠不足孝宗能矯髙宗之志而諸臣不能脫秦檜之習張浚一出再見撓於姦庸靈壁虹縣之捷上自謂數十年無此勝蓋建紹諸戰功皆因其来而勝之未有如此舉往而征之也二將不睦而退不過失所下城邑而幸災者遙起歸罪於浚思退諭敵重兵脅和劾二十人不主和者之罪皆因檜之凶而甚之思退雖以此譴周葵王

之望尹穡洪遵無非襲檜之為耳一浚豈能勝百檜哉紹興戊午八年之和舉國爭其不可是時人倫尚明人心尚正也隆興壬午癸未二議言和者甚多言不可和者少豈非士大夫為檜所蠱人倫不復明人心不復正遺親後君而然乎言世讎不可和惟張闡胡銓二人然証之朱熹之言此事之失已在隆興之初不合遽然罷兵講和使宴安鴆毒之害日滋月長臥薪嘗膽之志亦日遠月亡區區東南自有不可勝慮者何恢復之可圖乎

蓋炎興之敵奉辭以討之可也隆興之敵正名以絶之可也乾道之敵積實以圖之可也由朱子之言詳之是隆興有恢復之志而無恢復之機此孝宗之志所以不能遂也然孝宗恢復之志雖不得遂而隆興淳熈之治則不可誣曰朕心一日行天下一兩遭又嘗取尚書所載為敬天圖以自警省節用愛民好學勤政聽言好諫重道崇儒踈斥宦官曾覿龍大淵王抃甘昇等嚴飭贓吏帝王衆善能兼有之逸欲等事無一髪可指者真宋室之賢主也

之仁宗無不及焉當時人才宰相則張浚陳浚卿侍從則黄中胡銓臺諫則辛次膺王十朋而儒學之臣則新安朱熹集周程之大成而湖湘之張栻金華之呂祖謙實羽翼之孝宗涵養培植之功不可磨也且高宗即位六年而育孝宗於宫中又三十年舉大業以傳之孝宗即位十年而建光宗於東宫又十有八年舉大業以傳之親相禪受兩世同符有早定雍容之美而無久戀倉卒之憂美矣孝宗二十八年命相几十七人或三四月

一二年而罷其中虞允文僅三年梁克家五年王淮六年亦無足云者使得真相而久任之乾淳事業當不止如今所觀焉朱子曰壽皇身下若有一人夾持定十五六年做多少事愚謂恢復之舉前則李綱之在建炎初後則張浚之在紹興初皆時機與人才兼有之會也秉此銳氣而為之其成必矣此石勒畏祖逖之時也失此二機至孝宗時則事漸冷氣已鑠時機人才蕪無之矣此蔡謨王羲之議庾亮殷浩褚裒北伐之時也由此觀之則汪黄秦之罪可勝誅哉

使建炎之初有李綱張浚為之相有宗澤韓劉岳吳為之將而得孝宗之有志以為之君其亦庶乎其可也光宗紹熙改元之初年名惇孝宗第三子在位六年紹熙五庚戌至甲寅孝宗崩光宗疾不能執喪禮內禪于子寧宗至慶元六年崩壽五十四歲陵名永獻行郊禮風雨大至感疾不豫時留正葛邲左右相趙汝愚同知壽皇曰卿以宗室之賢執政國家盛事也朱熹安撫湖南使自金回言金人問朱先生安在荅以方擢用故有是命紹熙四年壽皇崩上疾不能執喪中外憂懼皇子嘉王擴即位是為

寧宗尊光宗為太上皇閤門韓侂胄太皇太后高后女吴氏弟之子也汝愚以内禪事轉奏太皇議遂定光宗享國日淺疾病奪之事頗與唐順宗類順宗以疾亟立憲宗光宗以疾亟立寧宗舉天下以授之子汝愚同姓之卿之力居多留正身為上相危疑則委之而去事定復冐焉而来則將焉用彼相矣寧宗以紹熈五年七月甲子

即位諱擴光宗子封嘉王光宗不豫嘉王以太皇太后之命即位在位三十一年慶元六嘉泰四開禧三嘉定十七乙卯至甲申壽五十七歲陵名永茂至庚午閏七日即召知潭州朱

熹上在藩邸稔熹名徳恨不得以為講官至是首召先是黄裳為翊善光宗宣諭嘉王進學卿之功也裳曰欲進徳修業須尋天下第一等人問為誰以熹對又彭龜年為宫僚因講述熹之説自後每講上必問熹説如何蓋傾心已久故也除熹焕章待制兼侍講留正罷趙汝愚相熹且行且辭聞正以内批逐且近習用事有漸甚憂之時祧僖宣二祖正太祖東嚮汝愚主此議熹力諍曰宋以僖祖為始祖如周后稷太祖如文王太宗如武

王皆百世不祧但以太祖追帝僖祖之心推之則知今日太祖在天之靈必有不忍而不敢當者且致書汝愚曰丞相以宗支入輔王室而無故毀撤宗廟以快其私不祥亦甚矣不聽時上問光宗疾多不得見熹奏當愈勤定省期親心必底豫而後止言甚懇切侂胄自負定策功意望建節除防禦使恨汝愚抑之引其黨謝深甫劉德秀京鏜等謀擠汝愚汝愚秉政專抑僥倖人多怨之羣憸附和仇視正人衣冠之禍自此始矣十一月朱

熹罷蓋侂胄使中使以內批授熹也熹自十月辛卯入見進講者七內引奏事者再在朝僅四十六日累白汝愚侂胄當以厚賞酬其勞勿使預政汝愚謂其易制不之虞也熹急於致君知無不言言無不盡亦頗見嚴憚侂胄令優伶於禁中效熹容止為戲以熒惑上心熹嘗欲與彭龜年同請對白發其姦會龜年護使客侂胄益得為計黄艾因進講問逐熹之驟上曰除熹經筵耳乃事事欲與熹旣去龜年遂徑論侂胄竊弄威柄不去必

貽患緣遂熹太驟故欲陛下亟去此人毋使人謂去君子之易而去小人之難上欲兩罷之汝愚乃欲兩留之汝愚可謂愚矣陳傅良劉光祖坐留熹罷上即位未踰年舉措已如此中才之君柔而不明汝愚為相亦忠而不明者夫以同姓之卿使能希周公之事業開誠布公絶小人之萌芽聚衆正以夾輔寧宗亦庶幾可與為善者不知出此乃主君子而不力養小人而不去卒不免其身以至於善類受禍國勢衰微其亦可恨也已侂胄

欲逐汝愚而難其名或曰彼宗姓誣以謀危社稷一網盡矣汝愚罷余端禮相（侂胄黨）鄭湜章穎徐誼李詳楊簡呂祖儉或罷或竄汝愚安置永州熹草封事將力陳姦邪蔽主以明汝愚之寃子弟諸生迭諫不聽蔡元定請決以筮遇遯之同人遂焚奏稾（熹更號遯翁）六奏乞休致（慶元二年）京鏜相鄭僑知院謝深甫參政何澹同知此後執政無非侂胄黨矣汝愚仰藥死永州天下冤之留正罷宮觀劉德秀劾其引偽學之黨也自程顥順受學周惇頤

上接孔孟不傳之學二程沒其門人楊時傳羅從彦從彦傳李侗侗傳新安朱熹胡安國得頤春秋之學安國傳其子宏宏傳廣漢張栻乾淳間熹栻以正學為已任東萊呂祖謙其同志也張呂沒而熹獨存淳熙七年庚子栻卒八年辛丑祖謙卒張壽四十八呂四十五自王淮不善熹熹提舉浙東按奏淮姻家台守唐仲友罪鄭丙始創為道學之目汝愚起熹經筵汝愚貶劉德秀何澹始陳偽學之禁侂胄志在招權納賄除不附已者而已不能巧為説以網善類也士嗜利無耻者教之以

為異者皆道學人也又言名道學有何罪當名偽學陰
疏姓名授之以次斥逐于是憸壬攘袂以攻偽干進葉
翥知貢舉言偽學之魁竊人主之柄鼓動天下故文風
未丕變是科稍涉義理者悉黜六經語孟大學中庸之
書乃為世大禁汪義端張伯垓胡紘等皆以攻偽驟遷
臺諫視熹為奇貨沈繼祖奏熹十罪正況乞置偽學禁
於是以偽學逆黨得罪者五十九人自汝愚至呂祖泰等慶元三年熹
致仕五年明年卒後追封徽國公謚曰文公平生無一念

不在國聞時政之失則戚然不樂語及國勢之未振則感慨或泣下然謹難進之禮一官之授必抗章而力辭勵易退之節一語不合必奉身而亟去故五十年間歷事四朝外任僅九考歷朝纔四旬道之難行如此然遠紹道統為萬世宗師則不以用舍加損焉光宗崩京鏜死鏜為侂胄謀主天下目鏜劉德秀何澹胡紘四人為魁憸而鏜與德秀最為凶險凡所為暴虐皆二人教之既而皆罷侂胄亦厭前事有勸其開黨禁以杜報復者

遂弛學禁黨人在者劉光祖陳傅良等復官自便然宗師既亡義理日晦舉朝知有侂胄而不知有人主其禍不至於開邊取戮則不止侂胄進太師嘉泰二年陳自強相自強韓童子師時金國有警起辛棄疾丘崇等帥諸道沿邊增戍金人來責渝盟開邊釁自此始開禧二年四川宣撫吳曦璘孫挺子獻關外四州于金求封為蜀王遂詔北伐自隆興甲申再和至是四十三年矣侂胄用事久或勸其立蓋世功以自固侂胄然之遣郭倬攻宿李爽攻壽皆敗績

侂胄既喪師始覺為蘇師旦所誤流之韶州金人入冠濠安豐及諸戍皆沒開禧二年吳曦僣號于興州安丙楊巨源等誅之四川平方信孺使金議和金要五事其一斬侂胄首侂胄復有用兵意通國憂之禮侍史彌遠得去姦密旨以告參政錢象祖李壁侂胄入朝命殿帥夏震誅之玉津園籍其家竄陳自強雷州初侂胄以預聞内禪為己功竊取大權恣行竄逐威震中外十有四年汲引姦邪分布要路横殺元老以大逆誣大忠詆斥經傳

以正學為偽學童奴授以節鉞嬖妾俱於掖庭凢擢要
臣用邊帥皆決於廝役師旦之口欲為不復稟奏竟作
御筆批行軍興於家置機速房金字牌悉留其家高似
孫獻壽詩九章章用錫字辛棄疾獻壽詞用司馬昭假
黄鉞事皆當之不辭與吳曦為死黨蜀人傅侂胄欲與
曦分吳蜀而王之簿錄其家多乘輿服御殛死之日京
師士女歌舞於市焉銭象祖相史彌遠同知開禧二年許奕
使金函送侂胄首大博真德秀上書畧曰敵國折其謀

則和也易啓其慢則和也難古者敵國通和養力以待可為之機越之事吳是也聽命以為苟安之計六國事秦是也今朝綱方整而紛紊已萌政事方修而懈弛已露我之更化僅如此其能使敵之畏服哉願以通和為權宜以德政為實務金使至以和議成諭天下史彌遠相嘉定元年錢象祖等罷董居易真德秀兩使金金亂不至而復六年金來督歲幣且告南遷金主珣發燕山至開封七年金失燕山潼關金自阿固達稱帝至是九十八年兩河既擾山東復

畔金地既蹙遂謀南侵八年冠光盧等州又冠四川十年陷黄蘄州蘄守李誠之死之漏網之魚尚如此吾國無人甚矣二十初立宗室子貴和為皇弟沂王後至是賜名竑立為皇子即濟王立與莒為沂王後賜名貴誠十四年寧宗一夕崩楊后彌遠矯遺命立貴誠改名昀殺皇子竑昀即皇帝位是為理宗嘉定十七年甲申　按寧宗之為君雖無荒淫奢侈而柔暗猜忌受制權姦侂冑雖誅彌遠復繼如秦惟聞有穰侯而不聞有王家不能正身與子且不能保

他可知矣聖賢道統宋諸儒遠紹之逮至朱子集諸儒大成者也孝宗見知然且如此寧宗不能用之何怪焉道不行於當時天也然不為世用因得退而優游授徒著書以使斯道大明於萬世亦天也彌遠與楊后謀害濟王立理宗方萬里有鄭清之進聖語考述甚詳又按宋一代家法最正諸后賢明至寧宗之末楊后彌遠之惡濟邸之寃死理宗之矯立而後所謂家法之正后德之賢傳授之明遂掃地矣猶撐住五十年而後亡不可謂非幸也理宗在位四

十一年表章理學廟號曰理亦宜也然國勢奄奄無救於亡或者遂謂諸儒道理之學無補於天下國家之理亂存亡嗟夫周公沒聖人之道不行孟氏死聖人之道不明孔孟能使道之明而不能必道之行也况周程張朱諸儒乎周程張之在熈豐元祐朱之在乾淳慶元未甞畧得君而行政也小人盡接迹而且久於柄用諸儒或早謝而多終以阨窮烏可以道之不行國之不競咎之夫以孔顔曾思孟在春秋戰國不能扶姬周而還豈

鎬於諸儒奚責焉

宋史講義呂氏中所著議論多詳明文辭亦條達然成於理宗朝猶有隱避而不盡言者今可無忌矣遂采其善補其缺多述平昔所考訂與所聞於父師者而申之以管蠡之一得焉理度二朝無史可據今姑闕之金事建方雖畧述亦以未見其史不敢輕筆悉以俟後之君子云至大三年庚戌歲仲夏十七日夏至定宇陳櫟書

歷代通略卷四

歴代通畧蒙求

太極既判高下定位輕清為天重濁為地中處者人必立之君三皇伏羲神農黄帝五帝少昊顓頊帝嚳唐堯虞舜世質民淳伏羲畫卦更造書文字契符券炎帝神農教民耒耜耜以起土耒其柄也黄帝軒轅神化宜民始垂衣裳皇風愈惇厚也皇降而帝少昊有作顓頊繼之授之帝嚳唐帝曰堯捨子丹朱詢事考言讓於有虞舜德重華樂曰韶舞亦捨商均讓於大禹惟此五帝實官天下官天下傳聖賢家天下者家天下傳子孫始於

有夏啟賢能繼禹因傳啟三王傳子夏禹商湯周文武也實始於此桀虐而亡共十七君祚傳祿曰祚四百年商湯代興太甲太戊盤庚武丁凡六七君賢聖挺生紂為無道罪浮于桀祚六百年為周所滅周自后稷積德累仁文王宜王猶服事殷武王伐紂天下歸周卜世卜年古今無儔周成王定鼎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其後三十六世八百六十七年皆過其數成成王康康王俱賢泰和極治平王東遷春秋攸始孔子修魯史春秋始于平王之四十九年五霸相繼齊桓晉文秦穆宋襄楚莊尊周為名降為戰國七雄分爭齊楚燕趙

韓魏秦赧王入秦周歷遂訖享年最永八百七十秦併六國狼吞虎噬謂兼三皇五帝（三皇五帝）始稱皇帝盡掃良法焚書坑儒二世而亡咸陽為墟漢高（高帝）勃興寬仁大度誅秦戚項（項羽）光啟炎祚文（文帝）景（景帝）恭儉休養生息武帝窮黷（窮兵黷武）孝宣（宣帝）綜核元（元帝）成（成帝）柔弱哀平短祚王莽篡竊實門光武同符高帝西漢遂東三世賢主顯宗（明帝）肅宗（章帝）傳世十二終于靈（靈帝）獻（獻帝）漢祚四百人心未厭曹操子丕篡漢為魏帝室之胄（本其所出曰胄）蜀主劉備吳主孫權

開國江東三分鼎峙各為長雄孰能一之晉司馬氏歷懿師昭炎為武帝開基肇亂子愚婦逆懷（懷帝）愍（愍帝）孤立擒于劉（劉聰劉曜）石（石勒）元帝渡江國曰東晉十世而亡宋武帝（武帝）應運自晉中微羣雄雲擾五涼（前涼後涼南涼北涼西涼）四燕（前燕後燕南燕北燕）三秦（前秦後秦西秦）二趙（前趙後趙）一夏一蜀紛紛僭竊正朔相承（王者頒歷年以其月為正月以其日為朔日）獨推建業（南朝都建康）僭竊俱亡併於元魏（元王之魏國）南北分王垂三百祀元魏遷洛亦曰賢君南歷五朝（都建康者東晉宋齊梁陳為五朝上併吳則為六朝）宋齊梁

陳宋始劉裕齊蕭道成蕭衍梁繼霸先陳興元魏之衰分而爲二高及宇文各篡其位東魏高歡之子篡之西魏宇文泰之子篡之高爲北齊宇文併之宇文之周又滅于隋隋主楊堅本無功德平陳後主幸爾混一再傳煬帝以奢侈亡天亦厭亂業歸李唐唐起義兵始於高祖佐以太宗實爲英主繼以玄憲玄宗憲宗稱唐三宗閨門多慚雜以司晨外亂藩鎮内亂宦官訖于唐亡亦三百年五代繼之梁唐晋漢周始于朱梁唐李存勗晋石敬塘漢劉智遠周祖郭威共

五十年君如奕棋于旹卜國各據偏方二漢（南漢 北漢）二蜀吳楚南唐荆閩吳越紛然僭竊趙氏太祖繼以太宗掃除僭國宋業以隆真仁英神（真宗 仁宗 英宗 神宗）俱稱賢君誤于新法引進小人哲（哲宗）繼以徽（徽宗）及禪于欽（欽宗）金師已逼父子蒙塵高宗南渡（南行渡江）孝（孝宗）亦賢主保境偷安光寧理度（光宗 寧宗 理宗 度宗）迄于崖山（崖山海島名也宋為元逼覆海而亡）亦三百祀代金平宋是為大元九十三載一十四傳洪惟聖朝大

明麗天宏基丕治垂統萬年（末八句係朱楓林先生增）

陳定宇先生蒙求之作但標揭歷代相傳興衰之畧而未暇及政事人物治亂得失之詳約之共八百言而上下數千年間道有升降統有正變祚有長短勢有離合頃刻可知其槩此誠初學史者之入門如舉網得綱而萬目可從理也是以朱楓林先生有取焉

邑人新陽黄金色識